

## 中文摘要

《出埃及记》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对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出埃及记》的思想内涵及其宗教与文化意义。全文共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出埃及记》的研究状况。国内外关于《出埃及记》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历史真实性方面的研究，另一类研究是发掘《出埃及记》对于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的重要价值。

第二部分：分析《出埃及记》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托拉》又称《摩西五书》，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部分。其主要叙述的是史前时代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历史。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出埃及记》中。《出埃及记》在《托拉》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也可被视为《托拉》的中心。

第三部分：探讨《出埃及记》在阐释犹太民族形成和犹太教诞生方面的作用。《出埃及记》是考察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文献。《出埃及记》记述了统治者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诞生、法律法规的制定等。《出埃及记》记述了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上帝授予以色列人的“十诫”，“十诫”规定了犹太教的基本教义，被认为是犹太教诞生的正式标志。《出埃及记》记述的一系列重要事件与早期犹太教各要素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部分：研究《出埃及记》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影响。安息日制度源于《出埃及记》中的“十诫”；逾越节、七七节、住棚节也都与出埃及事件相联系，成为犹太三大朝觐节；犹太历法和律法、犹太伦理思想和一些重要宗教礼仪也都从《出

埃及记》中得到解释。

第五部分：分析《出埃及记》主题的现代运用。《出埃及记》不仅在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而且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象征，因此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出埃及记》；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

## **Abstract**

Exodus is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in Hebrew Bible, it greatly influenced Jewish nation, Judaism, Jewish culture, even western culture. The principl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Exodu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the author surveys the study background on Exodus in China and outside countries. The Exodus narrative has been studied from two essentially different scholarly points of view. One is historical study; another approach is the task of investiga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Exodus on Jewish nation, Judaism, Jewish culture, etc.

In the second par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tatus and role of Exodus in Hebrew Bible. The principal aim of the Torah (Pentateuch) is to recount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sraelite people prior to the conquest of Canaan. The important event, Exodus from Egypt was recorded in Exodus. Exodus is a bridge between Genesis and other parts of Pentateuch; it also was regarded as the core of Torah.

In the third par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role of Exodus on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nation and Judaism. Exodus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for exploring the Jewish percep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Jewish nation and Judaism. Exodus narra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power,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which is based on common belie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law making mechanism etc. Exodus narrates the Ten Commandments given by the God on Sinai Mountain. The Ten Commandments is the basic religious doctrine of Judaism. It signifies the birth of Judaism. Those events recorded in Exodus have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formation or strengthening of Jewish religious conceptions, feeling, rites and organization etc.

In the forth part, the author studies the influences of Exodus on Jewish traditional culture. Shabbat, Passover, Pentecost and Feast of Tabernacles are related to the Exodus,

Jewish calendar and Law, Jewish ethics and some rites can all find some reason form Exodus.

In the final part, the author surveys the applications of Exodus motif in modern Jewish history. Exodus left an indelible imprint on the national memory of Jewish people and became a universal symbol of liberty and freedom. So Exodus i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ulture.

**Key words:** Exodus; Jewish nation; Judaism; Jewish culture

## 关于学位论文独立完成和内容创新的声明

本人向河南大学提出硕士学位申请。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的见解。据我所知，除文中特别加以说明、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括其他人为获得任何教育、科研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事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申请人（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郭白歌

2007年6月11日

## 关于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经河南大学审核批准授予硕士学位。作为学位论文的作者，本人完全了解并同意河南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要求，即河南大学有权向国家图书馆、科研信息机构、数据收集机构和本校图书馆等提供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以供公众检索、查阅。本人授权河南大学出于宣扬、展览学校学术发展和进行学术交流等目的，可以采取影印、缩印、扫描和拷贝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涉及保密内容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获得者（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郭白歌

2007年6月11日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签名

李青江

2007年6月12日

## 引 言

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是宗教学和文化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宗教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德海和张禹东主编的《宗教与文化》一书对此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们指出，宗教具有文化性，文化具有宗教性。宗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宗教就是文化。与此同时，几乎人类文化的一切样式都有宗教涉足其间，人类文明史上基本不存在没有宗教的文化。宗教与文化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重合。宗教与文化相得益彰：宗教因其文化性而根深蒂固、流传广泛、影响久远；文化因其宗教性而扑朔迷离、意蕴深刻、绚丽多彩。<sup>①</sup>

宗教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在犹太宗教与犹太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张倩红教授在其著作《犹太人》中所论述的那样：“犹太教在很大程度上及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主流与特色。犹太教与民族文化及民族历史的同构奠定了它在犹太社会中无与伦比的思想地位。不了解犹太教，就无法解读犹太文化。”<sup>②</sup>她还指出：“用宗教观念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又以社会文化现象来论证宗教，是犹太文化最显著的特征。”<sup>③</sup>因此在研究犹太宗教问题时应注重其文化蕴涵；在研究犹太文化时也应对其宗教特征给与足够重视，否则对犹太宗教的理解就会肤浅片面；对犹太文化的认识也可能残缺不全。

《出埃及记》是犹太宗教经典《希伯来圣经》<sup>④</sup>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又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出埃及记》不仅为研究犹太宗教与文化提供了典型的个案，而且也是解读犹太思想的一把钥匙。

<sup>①</sup> 参见黄德海，张禹东（主编）：《宗教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sup>②</sup> 张倩红：《犹太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sup>③</sup> 参见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sup>④</sup> 《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教的经典，犹太人称“塔纳赫”（Tanach），基督教直接吸收《希伯来圣经》作为其《旧约全书》。

## 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出埃及记》的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外关于《出埃及记》的研究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背景、出埃及的时间、《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人物与事件的真实性等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需要借助考古学、埃及学、人类学等手段和证据。另一类研究是将《出埃及记》作为犹太文化的重要遗产，从不同角度分析《出埃及记》的宗教与文化意义，发掘《出埃及记》的价值。

《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事情究竟是传说故事还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这是研究《出埃及记》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出埃及记》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事的记述充满了神迹与传奇性的描写，从雅卫神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召唤摩西，到在埃及地降下“十灾”；从劈开红海之水、淹没法老的追兵到白天以云柱、夜间以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前行；从西奈山立约到40年间对以色列人的看顾与佑护，《出埃及记》的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又引人入胜的史诗性画卷。然而拨开这些神奇的迷雾之后，大多数学者认为，出埃及事件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出埃及记》中有部分内容是与历史相符合的。

摩西·格林伯格在《理解〈出埃及记〉》一书中探讨了《出埃及记》与历史的关系，他认为，《出埃及记》中提到的‘兰塞’这座城市在埃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这座城市是由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 BC. 1304-1237)在尼罗河三角洲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拉美西斯二世的长期执政也与摩西从出生到成年处于同一法老统治之下的叙述相一致。尽管埃及的记录中对以色列人<sup>①</sup>受奴役一事保持沉默，但有证据表明，在故事发生的地点——埃及都城附近，当时确有部分亚洲牧羊人被允许进入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地带放牧，这些住在都城附近的移民处于拉美

---

<sup>①</sup> 古代犹太人又称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从两河流域那边过来到迦南的人。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曾经与天神角力获胜，神给他赐名“以色列”，意思是“与神摔跤者”。雅各有12个儿子，他们的后代被称为以色列人。犹太人一词来源于以雅各的第四个儿子犹大所命名的犹大国。

西斯二世统治之下，在这期间他确实曾广建城池。法老被描述成埃及人民的主人，埃及人都是法老的仆人，这与现代人对埃及历史上法老地位的推断相吻合。<sup>①</sup>

《出埃及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活：“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争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sup>②</sup> 王立新对这段叙述的历史背景做过分析，他指出：“希克索斯人进入埃及一个世纪后，埃及爆发了驱逐异族占领者的民族解放运动。一般认为，这一争取自由的战斗是在 17 王朝的末王卡美斯（Kamose）时期开始的，完成这一大业的是 18 王朝（新王国时期的开始）的建立者卡美斯的弟弟亚赫摩西斯（Ahmosis, 约公元前 1552-前 1527）。希克索斯人被赶走了，但在他们统治埃及期间进入埃及的大量亚洲人口显然不会完全离开，特别是在下埃及的三角洲地区。按照《创世纪》的说法，雅各家族被安排在歌珊地（Goshen）居住，此地距希克索斯人的都城阿瓦利斯并不遥远，应该属于三角洲地区。获得独立并重新统一的埃及在新王国时期相当长的时期里都是国力强盛的帝国。埃及人憎恨随侵略者一道而来的亚洲人并对他们心存疑虑，以色列民族的祖先们沦为奴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sup>③</sup>

王立新进一步认为，《出埃及记》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叙述尽管简略，但某些细节相当真实。例如其中谈到埃及人要以色列人做砖，而且做砖时必须在泥中掺草。埃及考古已经证明，在第 19 和 20 王朝时期，制砖确实是埃及奴隶的一项劳役，而且砖中也的确掺杂有碎草，以增加砖的强度。据考古发现的当时的一份纸草文献记载，一位埃及官员在报告制砖工作的情况时说：“他们每天都在完成其制砖的配额”，而另一位官员则抱怨人手不够，说“没有制砖的人，附近也找

<sup>①</sup>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Behrman House Inc., New York, 1969, p.197.

<sup>②</sup> 《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0 年版，《出埃及记》1: 8-11。因《希伯来圣经》（《塔纳赫》）的内容与基督教新教的《旧约》是一致的（只是各卷排列顺序不一致）本文在引证经文时以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和合本《圣经》为依据，但在某些词汇或语汇上根据犹太教的习惯稍有调整。如，将《圣经》中的耶和華改为“雅卫”，因根据希伯来语的习惯，犹太教上帝的名字“YHVH”中，“H”不发音。

<sup>③</sup>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9 页。



不到秸草”。第 19 王朝的统治者们曾经大兴土木，为了控制在亚洲的属地，塞索斯一世(Sethos I, 公元前 1318-前 1304)和拉美西斯二世(Ramses II, 公元前 1304-前 1237)曾重建原希克索斯人的首都阿瓦利斯。以色列人显然是因在埃及的生存状况恶化而离开的。<sup>①</sup>

关于《出埃及记》历史真实性的另一种观点体现在郭丹彤和苏兴军的《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一文中。作者从埃及学角度出发，经过对一些考古学数据和埃及文献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出埃及记》是一部以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政权后又被埃及人驱逐出埃及的历史事件为原型，以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也即此书的成书时期的埃及和希伯来、以及和亚洲的关系为历史背景的发生于新王国时期的历史故事，他所描述的内容决不是历史事实，因此任何以其为证据的论述都是幼稚和荒谬的。”<sup>②</sup> 在《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第十一章中，郭丹彤进一步指出：“《出埃及记》中使用的各种文献起源于不同时期，为了描绘一个总体上可信的戏剧化的事件，它最终被组织起来。”<sup>③</sup> 但她还是从另一角度承认了《出埃及记》的价值。她说：“《出埃及记》是历史学与神学的完美结合，而《创世纪》中谱系的、家族史的传说则为其做好了准备。神学思索的过程贯穿于《出埃及记》的始终，神力成为出埃及这一事件发生、发展和完结的推动力。从历史学角度说，逾越节的传说根源于出埃及的事件，其习俗也同时被历史化了；而以色列居留埃及，走出埃及以及后来的红海事件，都可以从现实世界里找到它们的原型。”<sup>④</sup> 她还指出：“我们必须区分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建立起来的历史背景和以色列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之间存在的差异。以色列人的看法在《出埃及记》中表现出来，但这并没有损害某一单个情节的历史可信性，比如《出埃及记》提到的皮图姆和拉美西斯之城、米底地区以及上帝之山都是有历史根据的。”<sup>⑤</sup>

<sup>①</sup>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 140 页。

<sup>②</sup> 郭丹彤、苏兴军：《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2 期，第 124 页。

<sup>③</sup> 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09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316 页。

<sup>⑤</sup> 同上，第 298 页。

既然大部分学者认为出埃及事件曾发生过，那么到底发生在何时？这也是一个至今仍被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出埃及事件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1446年左右，理由是基于《列王纪》（上）的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工建造雅卫的殿。”希伯来统一王国分裂为犹大和以色列两国的时间已被学者们断定在公元前930年左右，而按《列王纪》（上）的说法，统一王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所罗门在位40年，那么他登上王位的第四年就应该是公元前967或968年。如果以此为起点上溯480年，出埃及之事就应该是上述的公元前1446年左右。这个年代大约是在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法老（Thutmose III，公元前1504-前1450/1436）统治的末期或阿蒙霍特普二世法老（Amenhotpe II，公元前1450/1436-前1425）在位的初期。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图特摩斯三世也是一位曾大兴土木的法老，而且为完成工程可能使用过亚裔的战俘。但是问题是图特摩斯三世的建筑工程据考证是在上埃及地区进行的，而以色列人居住、做工的地方是属于三角洲区域。因此这种观点不大可能。<sup>①</sup>

另一种观点将以色列人被奴役和出埃及的时间定位在拉美西斯二世法老前70余年，这就与古埃及历史上那位著名的宗教改革者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pe IV），即埃赫那吞法老（Ikhnaton，公元前1379-1362年）发生了关系。埃赫那吞法老曾废止古埃及历史上的多神信仰，转而独尊圆盘太阳神阿吞，有学者据此认为以色列人的独一神崇拜即来源于此。还有人提出，摩西根本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埃及人，是埃赫那吞法老推行的崇拜阿吞神的新宗教的祭司长。埃赫那吞死后，阿蒙神信仰全面复辟，摩西为躲避迫害，率领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后来又被以色列年轻一代的部族势力杀害。<sup>②</sup> 美国学者加利·格林伯格在其出版著作《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中提出：“犹太教起源于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阿肯那顿的一神教改革，摩西及其所有信徒都是土著埃及人。以色列

<sup>①</sup>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sup>②</sup> 这方面的著名代表莫过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见其所著《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人是埃及人，是进行一神改革的著名法老阿肯那顿的追随者，改革失败后这些人遭到迫害，于是团结起来举行暴动并组成了以色列民族。《希伯来圣经》里犹太人先祖的故事不过是埃及神话的变体。”<sup>①</sup> 将摩西视为埃及人，可以从《希伯来圣经》中的有关记述之中的某些混淆不清、解释不一、只言片语的记录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但都十分牵强。在没有得到学界的肯定之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假说。

迄今大多数研究以色列历史和《圣经》的学者所认同的观点，是将出埃及事件的发生定位于公元前 13 世纪拉美西斯二世法老（Ramses II, 公元前 1304-前 1237）及其继任者麦尔涅普塔赫法老（Merneptah, 公元前 1236-前 1223）当政时期。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考古学家们于 1896 年发掘出的一块麦尔涅普塔赫法老记功碑，碑上所刻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色列”这个名字，而且这也是已知的唯一提到“以色列”的古代埃及文献。碑文的记载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年代：在公元前 13 世纪末，出埃及的历史事件已发生，构成后来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曾经生活过几个世纪的埃及。<sup>②</sup>

摩西——犹太人的解放者，为犹太人带来宗教和法律的伟人，是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一个传奇的英雄？除了《希伯来圣经》和犹太人的传说记载之外，我们没有关于他的文字记录。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摩西其人确实存在过，由他领导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事也确实发生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承认这一点，以色列其后的历史将无法被人理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法对摩西传说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得出结论：“摩西本人是一个埃及人，他传给犹太人的宗教是从埃及带去的。”弗洛伊德认为，“摩西存在于以色列人民心中，摩西的宗教教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他指出：“人类智能非常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犯错误，并且极其容易相信符合自己愿望和幻想的东西，这是人们普遍了解的事实。那些信徒们的解释中可能包含着真理，但是，它不是那种唯物的真理，而是

---

<sup>①</sup> [美] 加利·格林伯格：《圣经之迷：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祝东力、秦喜清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第 4 页。

<sup>②</sup>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 144 页。

一种历史的真理。我觉得有权力纠正它在再现过程中遭受的歪曲，也就是说，我不相信今天‘存在’着一个伟大的全能的上帝，但是我相信，在原始时期肯定有一个显得庞大无比的人存在，他被人们抬到了神的地位，再现在人类的记忆当中。”<sup>①</sup> 由此看来，弗洛伊德还是认为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存在于犹太人心中，只是他的形象和大多数犹太人心目中的形象不符合。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阿哈德·哈姆认为：“一些学者埋头于布满尘埃的故纸堆中，恨不得将历史的伟人从坟墓中原样抬出，他们已经因所谓的‘历史真实’而丧失了自身的见解。这些学者倾向于高估自己的发现，而置明显的事实于不顾。历史真实本身就是解释影响人类社会的力量，任何一个对人类社会产生显而易见的人，即使他可能是一个纯粹想象中的人物，他也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力量，他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一个一生未留下任何影响的人，即使他的确生存于某个时代，他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与文学意义上的存在并无二致，在历史层面上，丝毫算不上历史真实。”<sup>②</sup> “当学者们以大量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些活在人民心中、影响着民族发展的英雄从未存在过，或者决不是民众们想象的那样时，我告诉自己，所有这些都对，也很好；无疑，这些‘事实’将擦除或改变考古书中的某一章节，但他无法将英雄的名字从历史中擦除，或改变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考古学家们外，真正的历史关注的是‘活着的’英雄，他的形象铭刻于群众的心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真正力量。”<sup>③</sup>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和出埃及事件的历史真实性一样，是一个长期争论，并且还将继续争论下去的话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更多的手段和更进一步的证据。对犹太人来说，正如阿哈德·哈姆所论述的那样：“当犹太人在逾越节前夜诵读《哈嘎达》<sup>④</sup>时，摩西，最伟大的先知的灵魂，如同伫立于历史门槛的灯柱，

<sup>①</sup>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第118页。

<sup>②</sup>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Leon Simon,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12, P.306.

<sup>③</sup>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P.308.

<sup>④</sup> 《哈嘎达》是犹太人在举行逾越节家宴时所使用的书，书的中心内容是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由于它必须在一年一度的逾越节家宴上宣讲，《哈嘎达》已成为保持犹太传统文化的一个读本，同时也是向犹太儿童进行犹太史教育的一个读本。哈嘎达，希伯来语为“Haggadah”，意为“告诉”，“讲述”。

将我们从地域中救出。我完全忘记了非犹太评论家们提出的所有疑惑和问题。我不介意是否摩西这个人真正存在过，是否他的生活，他的活动真正与我们传说的记述相符合，是否它真正拯救了以色列，是否给予他的人民以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的律法。所有这些谜一般的难题，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你们所试图阐明的摩西的存在和摩西的特点，除了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学者外，不关任何人的事，我们有另一个我们自己的摩西，他的形象铭记于每一代犹太人心中，他对犹太民族的影响从古代至今天从未停止过。摩西作为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丝毫不依你的调查情况而改变。即使你成功地证明摩西从未存在过，或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也丝毫不能由此改变我们心中的摩西形象。摩西是我们的领导，不仅是在流浪于西奈沙漠的四十年，而且在自出埃及之后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数千年中。不仅摩西的存在对我来说是无可争辩的，他的特点同样是清楚地，不可能被任何考古发现所改变的。”<sup>①</sup>

关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英国犹太学者塞西尔·罗斯有过更为精辟的论述，他说：“某些评论家认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摩西的历史真实性。我们要是觉得陶瓷碎片比一个民族的记忆或远古的文字记载更有意义、更为可靠的话，那么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位伟大的律法制定人对希伯来人精神上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到头来我们只能把它归因于一个给现代人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人物。即使没有关于摩西的记述流传下来，也有必要假设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人物，用他的行为来解释希伯来民族及其独特的文学、律法、伦理以及宗教法规的存在。”<sup>②</sup>

一方面人们对《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提供支持。2006年夏天，一部长约90分钟的纪录片《破译〈出埃及记〉》，由曾执导影片《泰坦尼克号》的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伦和加拿大制片人西姆哈·雅各布维斯联合制作完成。这部影片力图“科学”解释《出埃及记》里记载的种种“奇迹”。这两名制片人说，他们的纪录片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希腊桑托林群岛一次火山爆发引发一系列自然灾害，而正是这些自然灾害导致红

<sup>①</sup>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P.308.

<sup>②</sup> [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海海水分开等“奇迹”发生。卡梅伦认为，传说中海水分开又合拢、吞噬追兵的“奇迹”实际是火山爆发引发的海啸现象。而据历史考证，当时喷发的桑托林火山正好位于埃及以北约 400 英里（644 公里）处。纪录片官方网站说，火山喷发引起连续地震，很可能“破坏了整个尼罗河三角洲，造成部分土地脱离非洲大陆板块”，漂移到犹太人被追赶的海域，使得那里的地面突然升高。“换句话说，使海水分开。海水流向低处……露出高处的地面，犹太人从上面走过去。同时，海啸激起的滔天大浪只需要涌进内陆 7 英里，就足以吞噬追兵。”<sup>①</sup>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另有众多的学者们通过宗教学和文化学等角度不断挖掘《出埃及记》的价值，出版了大量的论著。摩西·格林伯格的《理解〈出埃及记〉》，分析了以《出埃及记》为核心的《托拉》（《摩西五书》）对于犹太民族的意义，认为以《出埃及记》为核心的《摩西五书》“给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理由”。著作全面分析了《出埃及记》各个部分的意义，并对《出埃及记》与历史的关系作了探讨。<sup>②</sup>《挖掘〈出埃及记〉：圣经时代以色列的遗产》系统挖掘了《出埃及记》价值。作者认为，研究圣经时代的资料，揭露《出埃及记》的主题，在七个方面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它证实了上帝超自然神性的绝对存在，如“十灾”，尤其是最后一灾——击杀埃及头生。第二、显示出上帝意愿的不可违背性，在人类和上帝面前人类是卑微的，最终法老同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第三、他告诉了犹太人，历史有它意义和目的，是上帝伟大设计的展开，而不是偶然事件的组合。第四、它说明了上帝是如何将他们从不公平和压迫中拯救出来，因此以色列的上帝的首要特征是伟大的解放者。第五、以色列人出埃及成为了未来拯救的典范，它为在以后历次民族危难时刻上帝的及时介入提供了范例，出埃及的经历强化了人们对上帝拯救的信心，为人们带来了安慰和希望。第六、以色列的宗教历法、宗教仪式和宗教时间都用《出埃及记》中的语言再次解释：新年改到了春天；每周的安息日因出埃及的背景变得合理，而不是因为创世纪的背景；农业节日因出

<sup>①</sup> 张代蕾：《出埃及记遭科学破解 海水分合是火山引发海啸》，见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08/07/content\\_49296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08/07/content_4929639.htm)

<sup>②</sup> See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1969.

埃及的背景被历史化了；甚至饮食法也在这一重大事情中找到了依据。第七、出埃及的历史被用作伦理教育的资料。<sup>①</sup>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圣经研究》从《出埃及记》的整体去理解出埃及，研究《出埃及记》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出埃及记》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sup>②</sup>《圣经中的出埃及模式》，主要从形式上研究出埃及模式在《希伯来圣经》中的运用。<sup>③</sup>也有的著作从传统习俗角度探讨与出埃及相关的传统的发展演变。<sup>④</sup>还有从出埃及事件的象征意义出发，研究《出埃及记》与解放的关系、<sup>⑤</sup>《出埃及记》对革命的影响等。<sup>⑥</sup>对《出埃及记》进行微观研究，分析、挖掘其各部分的历史、宗教和文化意义的论文则不计其数。国内大多数关于犹太历史、犹太教、犹太文化的著作也涉及到《出埃及记》。但对《出埃及记》的宗教和文化意义缺乏系统研究。

笔者认为，即使《出埃及记》不是历史事实，它反映了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及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它对于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探析《出埃及记》的宗教与文化意义。

## 二、《出埃及记》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希伯来圣经》的三部分，即《律法书》、《先知书》和《圣文集》中，被犹太人称为《托拉》<sup>⑦</sup>的《律法书》是最重要的部分。<sup>⑧</sup>《出埃及记》是《托拉》的第二卷，探讨《出埃及记》在《托拉》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理解《出埃及记》

<sup>①</sup> Nahum M. Sarna, *Exploring Exodus: The Heritage of Biblical Israel*, Schocken Books Inc., New York, 1986, pp.2-3.

<sup>②</sup> Adele Berlin & Marc Zvi Brettler(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2.

<sup>③</sup> See David Daube, F. B. A. *The Exodus Pattern in the Bibl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63.

<sup>④</sup> Samuel E. Loewenstamm, *The Evolution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Baruch J. Schwartz, the Magnes press,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1992.

<sup>⑤</sup> Jon D. Levenson, *The Hebrew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1993, pp.127-159.

<sup>⑥</sup> See Michael Walzer, *Exodus and Revolution*,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85.

<sup>⑦</sup> 《托拉》(Torah)意为《律法书》(law), 狭义上指《摩西五经》, 即《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广义上指整部《希伯来圣经》; 在最广泛意义上包括《圣经》和《塔木德》在内的所有犹太律法。本文采用其狭义意义。

<sup>⑧</sup> 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27页。

在整部《希伯来圣经》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出埃及记》在《托拉》中的地位与作用

《出埃及记》，希伯来语名字为“记述有这些名字的书”(Sefer ve'eleh Shemot)，通常缩写为“Shemot”，是“名字”的复数形式，由此卷的开篇语“这些名字”而得名。其英文名字“Exodus”，来源于希腊文译本——《七十子译本》<sup>①</sup>中此卷的名称“Exodo”，是希腊语“Exodos Aigyptous”的缩写形式，意为“出去”、“离开”，指本书记载古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故事。<sup>②</sup>

《出埃及记》共40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以色列民在埃及受法老迫害，摩西领导以色列民与法老进行的斗争，终于胜利地离开埃及（第1章至18章）；第二部分是摩西在西奈山传十诫与律法（第19章至24章）；第三部分为各类仪礼条例的汇集（第25章至40章）。<sup>③</sup>

《托拉》又称《摩西五书》，是希伯来《圣经》的前五卷，其主要叙述的是史前时代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的历史。从《托拉》的整体内容来看，它记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最终被分为五个部分是因为古代记述《托拉》的羊皮卷无法容纳这么长的故事。<sup>④</sup>在这一记述上帝与犹太人的故事中，故事的高潮部分是上帝“神迹”的显现，即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出埃及记》中。<sup>⑤</sup>

纵向分析，《出埃及记》在《托拉》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创世纪》中记述了上帝对犹太祖先的一系列承诺，上帝对亚伯拉罕许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上帝对雅各许诺“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sup>⑥</sup>《出埃及记》第1章中写道：“以

<sup>①</sup> 《七十子译本》，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sup>②</sup> 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212页。

<sup>③</sup> 同上，第212页。

<sup>④</sup> Adele Berlin and Marc Zvi Brettler(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2.

<sup>⑤</sup> Samuel E. Loewenstamm: *The Evolution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the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1992, p.13.

<sup>⑥</sup> 《创世纪》17: 2, 48: 4.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这暗示了上帝对犹太人的热爱以及上帝履行承诺的开始。因此《出埃及记》的开端部分在《创世纪》与《出埃及记》之间架起了桥梁。上帝诺言的实现，以色列人数的增多，埃及统治者产生恐惧，进而开始了对他们的迫害。这又为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以色列民众走出埃及的故事做了铺垫。。

自《创世纪》记述了上帝对以色列祖先的承诺之后，《出埃及记》分三部分叙述了这一诺言的履行情况。首先是为立约做准备，包括上帝如何将犹太人拯救出埃及。之后是上帝与以色列契约关系的建立，最后上帝命令以色列人为其搭建圣所，使他得以驻留在以色列人之间，能够关照并引导他们。<sup>①</sup>

从《出埃及记》与《托拉》其他部分的关系分析，《出埃及记》可被视为《托拉》的中心。《出埃及记》记述了走出埃及返回迦南的一系列行动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系列拯救。《托拉》其他各部分都与这一系列的拯救行动有着种种联系。

《创世纪》描述宇宙的诞生，记述了上帝对犹太祖先的许诺，预示了《出埃及记》中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一系列拯救，也可视为出埃及故事的前奏。《利未记》是各种宗教条例的汇编。<sup>②</sup>它规定各种宗教礼仪、律法、以及各种节日的纪念活动，是对上帝拯救行动的回应。《民数记》，其希伯来语名称为“在旷野”，记述了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巴兰旷野和摩押平原所发生的事情。<sup>③</sup>记述了出埃及后的两次人口统计以及返回迦南途中的各站，是出埃及故事的延续，可视为对《出埃及记》的补充。《申命记》主要内容是以色列民到达摩押平原后，摩西在约旦河东岸乡以色列民所发布的三次讲话，对众民宣讲应遵行雅卫的律法。《申命记》含有重申上帝诫命的意味。

《申命记》记述了一段对话：“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雅卫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法度、律例和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作过法老的奴仆，雅卫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在我们眼前，奖重

<sup>①</sup>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p.11.

<sup>②</sup> 参见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301页。

<sup>③</sup> 同上，第220页。

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雅卫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雅卫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雅卫我们的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sup>①</sup>

以上对话中父亲的回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即帮助犹太人摆脱埃及的奴役，另一方面是，犹太人对上帝拯救行为的回应，即遵行上帝的诫命。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上帝为犹太人所作的一切造就了上帝的威信与律法的权威。这段对话也可视为《托拉》主题思想的索引。<sup>②</sup>而这一主题思想是从以色列出埃及事件中提炼出来的。

对于古代以色列人来说，成文《托拉》是最好的证据，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因此要代代相传，在战争与长期的流散生活中，他们始终注意对这些证据的保存，因为犹太人的特殊生活方式的原因在这里。以色列人之所以将《托拉》看得那么重要，可能是由于作为一个后生的民族，若要登上历史的舞台就必须得到周围邻居接纳。当以色列人在寻求上帝的“应许之地”时，摩押人、以东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以色列人若想获得“应许之地”就必须将这些人赶出去，因此以色列民族从一出现就伴随着生存问题，这就不得不由他们自己去解释。《托拉》给了他们存在的理由，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始终注意维护自己的传统。<sup>③</sup>

《托拉》给了犹太民族存在下去的理由，也决定了《托拉》所包含的范围。由于这一理由是基于与上帝契约关系的建立。因此首先解释为什么要建立契约，契约的建立情况，以及契约的细节。这些内容构成了《托拉》的核心。契约经由摩西传授给犹太民族，摩西的中介作用一直持续到摩西生命的结束。因此《托拉》以摩西的逝世结束。摩西之后再没有新的可视为犹太民族存在条件的事情发生。也可将犹太历史视为上帝经摩西之手安排的结果。<sup>④</sup>《托拉》对于犹太民族有着非

---

<sup>①</sup> 《申命记》6：20-25。

<sup>②</sup>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p.11.

<sup>③</sup> *Ibid.*, p.12.

<sup>④</sup> *Ibid.*, p.13.

同寻常的重要性，作为《托拉》中心部分的《出埃及记》对于犹太民族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 （二）《先知书》和《圣文集》对《出埃及记》的回应

《出埃及记》不仅在《托拉》中占有重要地位，作为犹太民族的一种历史记忆，《先知书》<sup>①</sup>和《圣文集》<sup>②</sup>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对《出埃及记》做出回应。在此仅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

《出埃及记》第12章描述了第一个逾越节的情况，并告诫犹太人：“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雅卫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sup>③</sup>

《约书亚书》中进一步描述了在约旦河西岸的逾越节，提到了逾越节吃无酵饼。“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后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就在那一天，吃了无酵饼和烘的谷。”<sup>④</sup>《列王记》，记述了约西亚王重修圣殿，恢复逾越节的献祭。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着约书上所写的，向雅卫你们得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乡雅卫守这逾越节。”<sup>⑤</sup>《以斯拉记》中记载了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守逾越节的情况，他们为自己在逾越节的羔羊，他们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七日。<sup>⑥</sup>《历代志》记载希西家王派人走遍以色列和犹大，又写信给以法莲人和玛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来，守逾越节纪念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因为会众中有很多人还没有自洁，所以利未人必须为所有不洁的人宰杀逾越节的羊羔，使他们

---

<sup>①</sup> 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前先知书记载希伯来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包括《约书亚书》、《士师记》、《萨姆耳记》和《列王记》；后先知书记述诸先知的实践和言论，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十二小先知书》。前先知书又称“历史书”，集中反映了以色列民族的兴衰历史。

<sup>②</sup> 圣文集包括诗歌、智慧书与戏剧故事等，有《诗篇》、《箴言》《雅歌》等二十四卷。

<sup>③</sup> 《出埃及记》12：24-25。

<sup>④</sup> 《约书亚书》5：10-11。

<sup>⑤</sup> 《列王记》（下）23：21-23。

<sup>⑥</sup> 参见《以斯拉记》6：19-21。

在耶和華面前成為聖潔。<sup>①</sup>逾越節已成為了猶太人的歷史記憶。

猶太先知們常用《出埃及記》的主題作為譴責時政、教育民眾的材料。其中表現最為明顯的是先知以西結對猶太人的譴責。《以西結書》中一一列舉了猶太歷史上違背上帝契約的行為，但是上帝為了自己的名譽再三實施對猶太人的拯救。如《以西結書》中所說：“我對他們說：你們各人要拋棄你們眼中那些可憎的像，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雅衛你們的神。他們却悖逆我，不肯聽從我，不拋棄他們眼中那些可憎之物，不離棄埃及的偶像。我就說，我要將我的憤怒傾在他們身上，在埃及地想他們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為我名的緣故沒有這樣行，免得我名在他們所住的列國的人眼前被褻瀆，我領他們出埃及地，在列國的人的眼前將自己向他們显现。”<sup>②</sup>上帝為了名的緣故對以色列人實行拯救這一主題歸於出埃及的傳統。當上帝知道以色列民眾拜金牛犊時準備對他們發怒，摩西就懇求雅衛說：“雅衛啊，你為什麼向你的人民發烈怒呢？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為什麼讓埃及人議論，说你‘把他們領出來是出於惡意的，要在山上殺死他們，在地上消滅他們’呢？”<sup>③</sup>

《出埃及記》中記述的上帝對以色列人的拯救已植根於猶太人的心中，以至於使他們相信上帝的拯救無處不在。這一觀點在《阿摩司書》中再次得到檢驗。《阿摩司書》第三章寫道：“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因此，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sup>④</sup>上帝甚至否認以色列的“特選子民”身份：“以色列人哪！在我看來，我豈不看你們如古實人嗎？我豈不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領非利士人出迦斐托，領亞蘭人出吉珥嗎？”上帝讓猶太人流散各地：“我必出令，將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國中，好像用篩子篩谷，連一粒也不落在地上。”但猶太人還是認為那個將他們拯救出埃及的上帝不會拋棄他們。雅衛說過：“我比是我民以色列被擄的回歸，他們必重建荒廢的城邑居住，必栽種葡萄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建果木

---

<sup>①</sup> 《歷代志》(下) 30: 1-17.

<sup>②</sup> 《以西結書》 20: 7-9.

<sup>③</sup> Samuel E. Loewenstamm, *The Evolution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p.67.

<sup>④</sup> 《阿摩司書》 3: 2.

园，吃其中的果子。”<sup>①</sup> 《阿摩司书》的记载在犹太历史上得到了验证，公元前586年，在新巴比伦的强大进攻面前，犹大王国无力对抗而遭受灭顶之灾，京城耶路撒冷连同圣殿一起被毁，失国的犹大王连同数万名犹太上层人士和学者被征服者掳至千里之外的巴比伦，过着囚虏般的生活。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获胜的居鲁士大帝以少有的宽容政策善待在巴比伦过着屈辱生活的犹太人，允许他们重返自己的家园，而且同意他们重建圣殿。历史的事实使犹太人更加坚定他们的信仰，而坚定的信仰使得现在以色列国奇迹般的复兴，成为犹太人的“第三圣殿”。

《出埃及记》作为历史的记忆，被历代犹太人反复回顾，它激发着犹太民族对上帝的感情。《耶利米书》中西奈旷野的经历“在刀剑下幸存的人民，在旷野蒙受了恩宠；以色列来到她安息之处。”<sup>②</sup> 《以赛亚书》中回顾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帮助下过红海的情景：“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sup>③</sup>

《诗篇》中充满了对历史的记忆和对上帝的赞扬：《诗篇》中写道：“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sup>④</sup> 接着描述了上帝如何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如何过红海。《诗篇》中以隐喻的手法回顾了上帝的拯救，呼唤上帝的再次拯救：“万军之神啊，求你是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你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棵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sup>⑤</sup>

《出埃及记》在《希伯来圣经》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着犹太元典文化——圣经文化。埃弗拉姆·舍缪里（Efraim Shmuli）在他的《七种犹太文化》中，把犹太文化划分为七种，即：

① 《阿摩司书》9：7，9：9：14。

② Van Der Wal (kampen), "Themes From Exodus in Jeremiah 30-31", in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xodus*, Edited by Marc Vervenn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61.

③ 《以赛亚书》63：12-13。

④ 《诗篇》77：14-15。

⑤ 同上，80：7-9。

1. 圣经 (Biblical) 文化
2. 塔木德 (Talmudic) 文化
3. 诗化—哲学 (Poetic-Philosophic)
4. 神秘主义及其分支, 哈西德运动 (Mystical, and is offshoot, the Hassidic movement) 文化
5. 拉比 (Rabbinic) 文化
6. 解放文化 (The culture of the Emancipation)
7. 民族的以色列文化 (The national-Israeli culture) <sup>①</sup>

刘洪一教授在舍缪里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舍缪里的这种梳理不仅概要性地整理出了犹太文化演变中的集中主流，而且将犹太文化的严格脉络清晰的归纳出来，其中特别重要的事，由圣经文化而衍发了犹太历史上不同时段的塔木的文化、诗化—哲学文化、神秘主义及其分支和哈西德文化、拉比文化、解放文化、民族的以色列文化。可以看出，犹太民族的不同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尽相同的文化倾向，但都源于元典性的圣经文化和圣经精神。

《出埃及记》不仅影响着犹太文化，由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出埃及记》间接影响着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基督教全盘继承了犹太教的典籍《希伯来圣经》，即基督教正式经典《圣经》中的《旧约全书》。随着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圣经》文化的影响遍及世界，也将《出埃及记》的文化内涵传向世界。这一方面将在本文第五部分详细论述。在论及犹太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问题时，刘洪一说：“在犹太文明与世界（尤其是现代世界）的关系纬度上，《圣经》在相当程度上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文化源泉，他所产生的文化累积效应 (Cumulative impact) 突出地呈现了《圣经》的世界性意义。如果说‘20世纪最获进展的学科，当属原子物理学和圣经’，那是因为人们愈来愈发现：大多‘现代人’不再思考、视为天然的行为方式，其根源可能都要追溯到《圣经》，追溯到这块‘西方文明的

---

<sup>①</sup> Efraim Shmueli, *Seven Jewish Cultur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 转引自刘洪一：《〈圣经〉的世界意义——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载《犹太研究》2004年第3期，第3页。

基石’。《圣经》不仅是犹太人的，也是世界的。”<sup>①</sup> 《希伯来圣经》是犹太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出埃及记》是这一重大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从《出埃及记》看犹太民族及宗教的形成

犹太民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诞生都是犹太研究的重要问题，但由于本文着重探析《出埃及记》的宗教文化意义，在此仅从《出埃及记》角度对这两个问题做一分析。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周燮藩所说：“犹太民族是带着其一神信仰登上历史舞台的。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几乎融为一体而无法分割。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精神纽带，而犹太民族是犹太宗教传统的现实载体。”<sup>②</sup> 张倩红在其著作《犹太人》中也对犹太民族与犹太教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民族历史孕育了民族宗教，而民族宗教又丰富了民族历史，为后者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精神滋养。”<sup>③</sup>

笔者认为，《出埃及记》反映了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宗教形成的独特认识，即犹太民族及其民族宗教是伴随着出埃及、返回“应许之地”——迦南（今巴勒斯坦地区）的一系列事件逐渐形成的。《出埃及记》是考察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及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的重要文献。

#### （一）从《出埃及记》看犹太民族的形成

关于犹太民族的形成问题学术界有多种观点。美国学者加利·格林伯格认为，“整个以色列民族<sup>④</sup>原本都是埃及人，是在摩西领导下逃出祖国埃及的阿吞神的信奉者”。王立新认为，“以色列民族的最后形成经历了五个阶段：出埃及时期、旷野时期、征服时期、进入迦南后的士师时期和以色列同意王国的第二王大卫时

<sup>①</sup> 刘洪一：《〈圣经〉的世界意义——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载《犹太研究》2004年第3期，第3页。

<sup>②</sup> 周燮藩：《论什么是犹太教》，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4页，第10页。

<sup>③</sup> 张倩红：《犹太人》，第65页。

<sup>④</sup> 犹太民族，又被称为“以色列民族”或“希伯来民族”。

期。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前漂流了 40 年之久。这 40 年对犹太民族的形成而言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由摩西率领的庞杂的逃亡奴隶集团，在西奈山下经历摩西的精心改造，通过履行庄严的立约仪式，集体接受雅卫为民族之神的信仰，从而为以色列人确立了一种新的精神意识。自此，可以认为以色列人的民族特性开始展现。”<sup>①</sup>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种犹太民族形成的观点，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出埃及记》是犹太人对自身民族形成的自我认识的反映。《出埃及记》阐释了早期犹太民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记述了统治者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出现、社会组织的诞生、法律法规的制定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埃及记》这篇文献在犹太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英国学者约翰·德雷恩在其著作《旧约概论》中指出：“犹太历史的真正开端是出埃及。犹太民族是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混合体。是由于出埃及，以色列人同上帝产生了独特的关系。当他们回顾自己民族形成的经历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一切都是因为摩西所说的那位神，出于某种原因定意要解救他们。’”<sup>②</sup>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摆脱埃及奴役，走向“应许之地”的历程实际上也是犹太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如果说那时候民族意识还没有形成的话，他们开始了由法老的奴隶向坚固的部落群体转变的过程，摩西领导古代犹太人走过了通向独立自主道路的第一步。<sup>③</sup>

《出埃及记》开篇介绍了雅各家族的情况，记述的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个家族的谱系”。<sup>④</sup> 之后，故事开始转向埃及人，特别是埃及法老。有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统治埃及。害怕以色列民增多起来，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与埃及的仇敌联合，攻击埃及，并且离开那里。埃及新王让他们建造两座积货城，但是，

---

<sup>①</sup>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第 142 页，第 147 页，第 148 页。

<sup>②</sup> [英] 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许一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9 页。

<sup>③</sup> Dorothy Batho, *The Birth of Judaism*,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5, p.5.

<sup>④</sup> Carla Jenane Smithson, *The Birth of a N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xodus 1-15*,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Michigan, America, 1997, P.11.



他们的人数越发增多，于是埃及王吩咐两个希伯来接生妇在给希伯来妇女接生时杀掉所有的男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进入了压迫和被压迫的状态。这一切为以色列民族领袖——摩西的出现做了铺垫。

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时，摩西是一个无权的领导者，人们甚至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摩西受到挫折，他向以色列人的上帝抱怨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sup>①</sup> 随后《出埃及记》列出了摩西和亚伦的谱系。雅卫再次对摩西和亚伦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sup>②</sup> 摩西再次提出异议：“你看，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sup>③</sup> 但是这一次，摩西和亚伦听从了雅卫的指示：“雅卫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sup>④</sup> 这种信心的增长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sup>⑤</sup>

摩西和亚伦领导地位的形成在《出埃及记》中也有明显体现。随着雅卫为惩罚埃及人降下的“十灾”，摩西及其所领导的人民的思想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第四灾的时候，摩西已经开始以领导的身份与法老谈判了，甚至指责法老的欺骗行为：“我要出去求雅卫，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雅卫。”<sup>⑥</sup> 到了第九灾——黑暗之灾结束时，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sup>⑦</sup> 摩西已显示出英勇的气概，与过去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在思想上已超越了被奴役的地位，这时的摩西是宣布上帝旨意的先知和政治谈判领袖的结合。

雅卫降“十灾”于埃及人，威胁埃及法老，并在击杀埃及人头生时逾越过以色列人家的门。于是摩西率领以色列人 12 支派离开埃及。雅卫晓谕摩西和亚伦说：

---

① 《出埃及记》5：22-23。

② 同上，6：13。

③ 同上，6：28。

④ 同上，7：6。

⑤ Carla Jenane Smithson, *The Birth of a N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xodus 1-15*, P. 67.

⑥ 《出埃及记》8：29。

⑦ 同上，10：28-29。

“你们要以本月<sup>①</sup>为正月、为一年之首。”<sup>②</sup> 这一关于时间的诫命可作为以色列人自由身份的一个象征，可以被视为以色列人的“解放宣言”。在此之前，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奴隶，时间是不由他们去支配的。只有自由人才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sup>③</sup>

出埃及对以色列人而言，不啻于一次新生。它使以色列人得以保存下来，不至于在埃及统治者的压迫和残杀下或在被埃及文化的同化下消失殆尽。<sup>④</sup>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在埃及虽然是受压迫的群体，但是也比在陌生的沙漠上艰苦跋涉更容易接受，而且，迦南地的原居民不会自动把土地拱手交给以色列人。这意味着以色列人要和迦南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对很大的挑战。多数以色列人准备着放弃获得自由的机会，而保持受奴役的地位。

《出埃及记》记述了许多以色列人对领袖摩西的抱怨。当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正追赶过来，就非常惧怕。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sup>⑤</sup> 据《出埃及记》记述：“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sup>⑥</sup> 这说明他们的民族身份此时还未完全转变。<sup>⑦</sup>

自由是作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如果没有积极的内容来填补摆脱奴役之后的心理真空，结果只能是重新沦为奴隶，这就是为什么雅卫将以色列人拯救之后，在西奈山与以色列民众立约，颁布“十诫”。<sup>⑧</sup> 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所以作为古代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仅体现在以色列人摆脱了异族的奴役，而且重要的是，它显示出了上帝的权威，使希伯来人对上帝的一神信仰又强化了一步。在此基础上，摩西以上帝的名义传‘十诫’，举行立约

<sup>①</sup> 这里的本月指犹太历“尼散月”，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述，上帝在尼散月将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

<sup>②</sup> 《出埃及记》12: 1-2。

<sup>③</sup> Aaron Demsky, “Calendar as Culture”, in *Jewish spectator*, 2000 winter, Israel, P.13.

<sup>④</sup> [美]大卫·托马斯：《犹太人历史》，苏隆编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8页。

<sup>⑤</sup> 《出埃及记》14: 11-13。

<sup>⑥</sup> 同上，13: 17。

<sup>⑦</sup> Carla Lenane Smithson, *The Birth of a N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in Exodus 1-15*, P.69.

<sup>⑧</sup> Jeffery M. Cohen, *Let My People Go: Insight to Passover and Haggadah*, Jason Aronson Inc, America, 2002, P.23.

仪式，创立了以色列民族宗教，宗教信仰从此成为全体希伯来人的精神纽带，这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重要的推动力，极大的促进了以色列人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对于民族形成中的共同心理素质因素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sup>①</sup>

摩西听从其岳父叶特罗的建议将希伯来人划分为千人、百人、五十人和十人等规模不一的社会行政单位，任命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为各级行政首脑协助管理，使希伯来各部落形成严密的社会结构。<sup>②</sup>以色列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会”和“营”为基本单位的军政教合一的集团。全体以色列人通过与雅卫立约的形式加入“雅卫的会”称为“会众”；“营”则是各支派基础上的最大的军事单位。摩西把乌合之众的犹太人组织为“国家”和“政权”的形式，摩西以雅卫的名义实行神权统治。<sup>③</sup>这时的“国家”应理解为以色列民族。和历史发展的通常过程明显不同的一点是，以色列民族通过在埃及经历磨难，走出埃及而形成。为了进一步加强以色列民族的独特性，摩西以雅卫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律法，规定了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使以色列成为一个祭祀的王国、一个肩负上帝的使命、致力于为上帝服务的神圣民族。只是在他们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后，才在那里建立起民族国家。<sup>④</sup>

尽管到《出埃及记》结束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得到“应许之地”——迦南，一些律法是随着进驻迦南而生效的，但基本的义务关系在契约建立之初就已生效。如对唯一上帝的忠诚、安息日的条例、逾越节的条例等。契约的效力是基于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而不是基于进驻迦南。契约义务独立于对土地的占有，并且在进驻迦南之前已经形成，因此这一义务在失国流散时期仍然有效。<sup>⑤</sup>基于这种观念，犹太人在失国流散中依然坚守对上帝雅卫的信仰，这种共同的宗教信仰构成了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内容。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一个最活跃而有生命力的持久

<sup>①</sup> 参见杨超、郭洪恩：《论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3月第1期。

<sup>②</sup>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5页，参见《出埃及记》18。

<sup>③</sup> 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sup>④</sup> Martin Sicker, *Judaism, Nationalism, and the Land of Israel*, West View Press, Colorado, U.S.A, 1992, p.13.

<sup>⑤</sup> 同上，第15页。

因素。<sup>①</sup> 在长达 1800 年的大流散过程中，在其他民族特征丧失或削弱的情况下，共同心理素质成为维系犹太民族特征的强有力的纽带，犹太人就是凭借它构筑起强有力的心理疆域和精神家园，成就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复国史。

## （二）从《出埃及记》看犹太教的诞生

犹太教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约在公元前 2000 年，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否认“外邦神”的灵性，强调一神崇拜。据《出埃及记》的记载，摩西率领受压迫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西奈半岛，在西奈山领受雅卫授予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其内容为：第一，除了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第四，要守安息日；第五，要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证件陷害人；第十，不可贪婪别人的一切。这“十诫”规定了犹太教最基本的教义和信条，被视为犹太教诞生的正式标志。之后，摩西还颁布了一系列律法条例，规定一些宗教节日，为犹太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②</sup>

宗教包括四个要素：宗教的观念或思想、宗教的感情或体验、宗教的行为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sup>③</sup> 《出埃及记》记述的一系列事件与早期犹太教各要素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出埃及记》所记述的一系列事件与“一神思想”、“契约观”、“选民观”、“应许之地”等重要犹太教观念的形成与强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上所述，《出埃及记》记述了摩西在西奈山领受雅卫授予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其中的前三诫，明确强调上帝的唯一性和神圣性，是“一神思想”的重要体现。“一神思想”是犹太民族文化的独特创造，代表着犹太文化的早期成就，是犹太文化的精髓所在，当然更是《圣经》文化的本质。犹太人提出的“一神思想”博大精深，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构成了人类最早的系统一神教，世界上其它

<sup>①</sup>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 页。

<sup>②</sup>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 166-167 页。

<sup>③</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76 页。

以一神思想为信仰的宗教均来源于犹太人的这一思想。与古代近东其它宗教思想相比，一神思想赋予世界以目的和意义，使得世界从沉迷中醒悟，为人类设立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尽管这一思想是出于信仰的需要和神学的考虑，但超越神学方面，一神思想对人类而言有着若干积极的意义。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坦言，他的科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一神思想的重要影响。思想家拜克认为：犹太民族提出的一神思想是新思维方式的第一次表达。犹太人创造出的“一神思想”，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sup>①</sup>

“契约观”是重要犹太神学观之一。《希伯来圣经》中记载了两次直接影响到犹太人历史的立约事件，一次是上帝与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立约事件，另一次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立约的事件。出埃及事件是《希伯来圣经》内容的中心事件，以色列人与上帝集体立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立约可视为是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后的续约行动。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十诫”成为这次立约的标记。<sup>②</sup>立约行动导致契约观的出现。由于神人之间以“约”的形式维系，不仅人对神有践约的义务，神对人也承担了相应的义务。契约观赋予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以选择的自由。以色列人通过这一自由选择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标志着犹太人历史的一个新纪元的开始。<sup>③</sup>

“特选子民”观念，亦称“选民观”是犹太神学观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教教义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从万民中挑选出的一个特别的民族。该观念的产生与上面提及的上帝与犹太人立约的宗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创世纪》记述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从而确定了上帝与犹太人的特殊关系。据《出埃及记》记载：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曾将全体以色列人召集在西奈山下，集体确认祖先与上帝订立的约。这一事件对特选子民观在犹太民族思想中植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不再是以色列民族的代表许下的承诺，而是以色列民族的集体承诺，对每个以色列人都具有约束力。尽管特选子民观念只是一个宗教观念，对特选子民观

---

<sup>①</sup> 参见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 82-84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91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91 页。

念的理解也不一致，<sup>①</sup>然而，千百年来，特别是在犹太民族面临民族危亡，遭受无数打击和迫害之际，特选子民的观念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不仅使受难的犹太人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使失国离散犹太民族的文化得到一以贯之的继承，而且使犹太人在道德上不断追求完美，在精神上始终保持昂扬，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而优秀的民族。<sup>②</sup>如果说有一种始终维护着犹太人身份的观念，那就是“特选子民”观念，在长期的被迫害和大流散过程中，犹太人决不允许有优越感，决不允许忘掉自己所承担的神圣使命。正是这种观念在维护民族尊严和保持民族性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sup>③</sup>

根据犹太人宗教观，“应许之地”——迦南地（巴勒斯坦地）是上帝赐予犹太民族永久居住的土地。《创世纪》描绘了上帝与亚伯拉罕的立约：“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并以“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sup>④</sup>此后雅卫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和雅各显现，重申这一应许。犹太民族据此将这片土地是为“应许之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只是一块在精神上被授予，而事实上并未完全占有的土地。当亚伯拉罕妻子萨拉斯死后，他还向当地居民购买了一块葬地。<sup>⑤</sup>《出埃及记》记述了雅各子孙在埃及沦为奴隶数世纪后，为了自由离开埃及，返回“应许之地”的历程。尽管以色列人在走出埃及后并未立刻回到“应许之地”，但返回“应许之地”的行动已经开始，“应许之地”的观念进一步强化。对犹太民族而言，“应许之地”的最重要意义是犹太民族与它的精神联系。在犹太人是国流散的数千年，它一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是最神圣的地方。《密西拿》明文规定应许之地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神圣。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犹太人为它所吸引，不过艰难困苦，跋山涉水，从散居地返回，以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或者希望能死在这块土地上。

<sup>①</sup> 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犹太人独特性的表现，说明犹太人具有较高的智慧和品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责任，暗示犹太人肩负着上帝委托的特殊使命，要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人类应通过学习认识上帝和遵守诫律。

<sup>②</sup>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571页。

<sup>③</sup>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New York, 1983, P.28.

<sup>④</sup> 《创世纪》17：1-11。

<sup>⑤</sup>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应许之地的重要意义还可以从犹太人的一系列法律得到反映。犹太诫律规定，只要生活在应许之地，就等于遵守所有的犹太诫律。应许之地的观念，还是历史上维系犹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和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重要思想和感情基础。<sup>①</sup>

第二，《出埃及记》记述了以色列人宗教情感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据《出埃及记》的描述，在走出埃及之前，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认识雅卫。当时的雅卫只是作为以色列祖先的神。雅卫指派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到“应许之地”——迦南定居生活，摩西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必问我：‘他叫什么名字’？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雅卫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我永久的名字。”摩西回答：“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雅卫并没有向你显现。’”雅卫向摩西显了神迹后，摩西仍不相信自己可以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当神说：“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sup>②</sup>

雅卫降“十灾”于埃及人，逾越过以色列人家的门；将红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走在干地上，却用红海水淹没埃及的追兵；在西奈沙漠中赐予以色列人“吗哪和鹈鹕”，这一系列的拯救行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以色列人对雅卫的感情，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上帝集体立约。尽管以色列人也有过崇拜金牛犊，背叛一神信仰的倒退行为，但“金牛犊事件”无疑加速了上帝威严和律法权威的进一步确立。摩西怒摔法版，惩罚拜金牛犊的人，并以神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得持不同信仰的以色列人臣服于雅卫的权威和摩西的屠刀之下。无论是以色列人为回报上帝的恩惠，而向他献上崇拜和顺从，还是出于对他的敬畏，总之，他们在雅卫的指引和保护下，继续着返回“应许之地”的历程。

第三，《出埃及记》记述了重要的宗教活动和仪式。

<sup>①</sup>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410页。

<sup>②</sup> 《出埃及记》3-4。

《出埃及记》记述了逾越节的仪式。宰杀逾越节的羊羔。“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日后，你们进了雅卫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的时候，就必须守这礼。如果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雅卫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了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sup>①</sup> 犹太人每年一次守逾越节，感谢上帝对犹太人的拯救，逾越节也因出埃及事件被历史化。

《出埃及记》记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奈山与上帝集体立约的仪式。“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雅卫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雅卫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雅卫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sup>②</sup> 如前所述，这一立约行动对犹太“契约观”和“特选子民”观念产生重要影响。

《出埃及记》还记述了搭建会幕的准备、会幕的搭建过程和献祭的情况。<sup>③</sup> 雅卫在决心拯救犹太人出埃及之前就已清楚表达了他目的。“我要以你们作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雅卫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出埃及后上帝再一次表达他的意愿：“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作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雅卫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sup>④</sup> 以色列人遵从上帝的意愿，造会幕、造约柜、造灯台、造香坛、为祭司制圣服、献燔祭。上帝的目的最终在“会幕”搭建好之后得以实现。<sup>⑤</sup> 建会幕，希望上帝驻留在以色列人之间，也表明了以色列人对上帝雅卫的接受。

第四，《出埃及记》记述了早期犹太教组织制度的形成。

<sup>①</sup> 《出埃及记》12: 22-27。

<sup>②</sup> 同上，24: 4-8。

<sup>③</sup> 《出埃及记》，35-40。

<sup>④</sup> 同上，6: 7-8；29: 45-46。

<sup>⑤</sup> Chana Balanson, “The Nation of Israel: Form Historical Process to Self-Awareness”, in Elper, Ora Wiskind & Handelman, Susan (eds.), *Torah of the Mother*, Urim Publication, New York, 2000, p. 472.



在早期氏族部落的宗教生活中，各氏族的首领，部落的首长和家庭的家长同时也就是祭祀的主持人。亚伯拉罕时代的希伯来民族也不例外。随着阶级的分化、国家的形成和宗教的国家化，祭祀贵族也随之形成。摩西创建犹太教时，也设立了专职的祭祀和世系的祭祀制度。<sup>①</sup> 摩西选定在镇压偶像崇拜者的屠杀中站在摩西一边的利未家族为世袭的祭祀。雅卫要求给亚伦及其儿子涂膏成圣：“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sup>②</sup> 《出埃及记》中还规定了祭司当得之份。“那摇祭的（公羊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永远所得得份，因为是举祭。”<sup>③</sup> 利未家族作为早期犹太教的专职祭祀享有种种特权成为以色列人的祭祀贵族。

实际上，摩西是为统一以色列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以应付为难局面而假借上帝之名制定出这些戒律、法律的。<sup>④</sup> 其内容载于《出埃及记》第20章第22节到第23章第33节。如“十诫”、祭坛的条例、对待奴仆的条例、惩罚暴行的条例、赔偿的条例、道德和宗教的条例等<sup>⑤</sup> 安息日以诫命的形式固定下来、当守的三个节期（无酵节、收割节、收藏节）也作了规定。这一部分可以认为是一部希伯来法典，通常称为“约书”，可认为是“十诫”的条文化、法典化。“摩西时代的宗教已成为上层建筑和国家宗教。乌合之众的以色列十二支派被组织成一个严密的政治实体，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宗教发展成为具有统一信条和教义的犹太教。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宗教与国家高度结合。”<sup>⑥</sup> 这里所说的“犹太教”应理解为早期犹太民族的宗族，随着时间和犹太民族处境的变化，处于领导地位的祭司先后被犹太先知、犹太拉比所取代，上帝驻留的会幕被圣殿、犹太会堂所取代，祭

<sup>①</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页。

<sup>②</sup> 《出埃及记》40：13-15。

<sup>③</sup> 同上，29：27-28。

<sup>④</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第617页。

<sup>⑤</sup> 《出埃及记》20-23。

<sup>⑥</sup>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第616页。

祀活动被研读《托拉》、会堂祈祷、家庭庆祝仪式（如逾越节家宴）所取代，犹太教也在经历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出埃及记》依然是犹太教信仰与实践的根源。

犹太教对于犹太民族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张倩红在《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中所论述的那样：“犹太民族在失去了构成民族历史的最稳定、最持久的要素——地理疆域的情况下，仍能以民族共同体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创造了流而不散的历史文化奇迹，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宗教。<sup>①</sup> 反之，犹太民族历经千年流而不散的历史经历又使犹太人更加坚信他们的宗教信仰，信仰与民族历史互动发展，相互影响，从而造就了独特的犹太民族和独特的犹太文化。

#### 四、《出埃及记》对犹太传统文化的影响

由于犹太人的特殊生活方式是基于对上帝拯救行为的回应，而后代子孙没有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他们不免会问：“为什么上帝将我们拯救出埃及。”因此接连不断的节日习俗被用于纪念出埃及事件。而《出埃及记》则常常用来解释各种宗教礼仪的形成与含义。<sup>②</sup> 犹太历法和律法、犹太宗教伦理思想也都从《出埃及记》中找到了理由。

##### （一）《出埃及记》对犹太节日习俗的影响

安息日可以说是所有犹太节日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节日。它代表着犹太文化的聚焦点。<sup>③</sup> 在犹太人看来，“如果我们要把所有的犹太文化——其信仰、精神生活、诗文及浩繁的著述等浓缩成一个词的话，那只有 Shabbat。”在犹太传统中，人们把是否守安息日作为判别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的重要标志。被犹太人奉为圣贤的犹太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说过：“一个人即便违反了《托拉》中所有

<sup>①</sup>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第2页。

<sup>②</sup>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p.11.

<sup>③</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10页。

的律法，仍被视为是犹太人，但显然是有罪的犹太人。但是如果他亵渎了安息日，就不再被看作犹太人。安息日是犹太性的最后一个特征，不守安息日的犹太人，如果不是全然不可能的，也是难以想象的。”用著名犹太思想家阿哈德·哈姆的话来说：“不是犹太人守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守了犹太人。”安息日对维护犹太民族的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共同情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安息日作为休息日，是犹太宗教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之一。由犹太人的安息日演变出基督教的主日(星期日)和伊斯兰教的聚礼日(星期五)，最终使得所有人认识到在一周的紧张工作后，适当的休息对人类健康和幸福的重要性。他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里程碑，对人类健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up>②</sup>

虽然关于安息日的最早记载是在《创世纪》中：“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sup>③</sup>但是安息日制度源自“摩西十诫”。“摩西十诫”中的第四诫规定：“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你有六日可以工作；第七日是单独归我的安息日。这一日，无论是你、你的儿女、奴婢、牲畜，或侨居的外族人，都不可工作，因为上帝在六日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上帝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sup>④</sup>《申命记》也把安息日与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联系在一起：“你也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雅卫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把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雅卫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sup>⑤</sup>安息日因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背景显得更为合理。

逾越节、七七节、住棚节是犹太三大传统节日。《出埃及记》中有这样的诫命：“每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你们不可空手朝见我。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并再

<sup>①</sup>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第297-303页。

<sup>②</sup> Rabbi Isidore Epstein, *Step by Step in the Jewish Religious*, the Soncino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58, p.103.

<sup>③</sup> 《创世纪》2: 1, 2: 3.

<sup>④</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210页。

<sup>⑤</sup> 《申命记》，5: 12.

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雅卫。<sup>①</sup> 因此，三大节期也被称为犹太三大朝觐节。

逾越节是犹太民族最古老最重大的节日之一。尽管一些学者认为该节日可以一直追溯到希伯来人的游牧时代，很可能还是闪族牧民共有的节日，但他所具有的特别宗教意义却来源于《出埃及记》。据记载：因饥荒逃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增长很快，势力也随之扩大，从而引起埃及统治者的恐慌，便下令将埃及的以色列男婴统统杀尽，以免其繁衍后代。同时对以色列承认进行强制性奴役，以色列人处境十分悲惨。上帝得知他的选民遭受苦难，命令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回到“应许之地”——迦南定居生活。谁知法老不愿失去为其服务的奴隶，有意刁难，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在上帝的授意下摩西和亚伦用魔杖威力降灾难威胁法老，但灾难一消除，法老就出尔反尔。上帝大怒，决定击杀埃及长子和头生牲畜。为防止错杀以色列人，上帝命令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事先在门楣门框上涂上羊血，上帝见有羊血的人家就“逾越”过去。果然上帝在基散尼月（公历4月前后）14日晓击杀埃及境内头生人畜时，以色列人全都安然无恙，法老慑于上帝的威力，同意以色列人离开，为感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每年基散月14日犹太人宰杀羔羊，庆祝逾越节。<sup>②</sup>

《希伯来圣经》中经常提到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的情况。从《出埃及记》、《以斯拉记》、《历代志》等书中描述的逾越节情况来看，圣经时代的犹太人主要通过 在圣殿献祭，宰杀羔羊，吃无酵饼这些仪式来守逾越节。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摧毁。随后在公元135年反抗罗马的斗争中再次失败，犹太人向世界各地流散。圣殿重建似乎很渺茫。这一切使得犹太人面临着宗教和心理上的严重危机。没有了圣殿，没有了献祭，犹太人将如何遵守上帝的诫命？早期基督教将这种情况视为犹太教已经过时了，因为他们圣殿视为犹太教的合法代表。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家开始向犹太教发出攻击，没有献祭，你们如何遵从上帝的诫命？他们还因此得出结论，上帝与犹太人之间的约将不会长久。拉比文献和非拉比文献都

<sup>①</sup> 《出埃及记》23：14-17。

<sup>②</sup>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646页。

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一些犹太人企图通过在耶路撒冷之外的献祭来填补没有圣殿空白。然而，无论如何早期的拉比们选择了制定一种新的制度，使得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也能够尽到宗教责任。拉比们发展了法利赛派的观点<sup>①</sup>——上帝的存在与否不是由圣殿决定的。拉比们将圣经时代存在的那些圣殿之外的宗教仪式加以发挥，并将其制度化，将个人的宗教行为发展为公众的宗教仪式。并使这一新的体制与旧有的体制保持联系，使这些发展后的宗教仪式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sup>②</sup>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在圣殿中的祭祀仪式被当地犹太会堂的祈祷和《托拉》研究所取代，巴勒斯坦和巴比伦等地建立了专门从事《托拉》学习的学校，校长多为著名的拉比。公元 500 年前后犹太拉比们完成了《塔木德》的编纂，从而完成了从圣经时代犹太教到拉比时代犹太教的转变。如果说圣经时代的权威是祭司家族和先知的，圣殿以后则是以拉比为核心的时代。尽管和拉比犹太教并存的还有卡拉派、神秘主义的卡巴拉以及其他派别，但拉比犹太教始终是犹太教的主流和正宗，这种局面到近现代才被改革的浪潮所打破。《密西拿》是拉比意见的汇编，体现了那个时代拉比的集体智慧。<sup>③</sup>

《密西拿》提供了一个代替逾越节圣殿献祭的家庭庆祝方案——逾越节家宴。使得犹太人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更好的遵守宗教诫命。虽然某些做法与《出埃及记》中所记载的不尽相同。但是，仔细推敲后，“似乎这一新的方案就是他们总是遵行的那个方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sup>④</sup>

首先，让逾越节的家宴与圣经时期的圣殿献祭保持时间上的一致。

第二，将无酵饼和苦菜的地位提高到逾越节祭品的地位。

第三，将《圣经》中体现的教育形式在逾越节家宴中得以继续。

---

<sup>①</sup> 在第二圣殿毁灭前后，以色列民族中代表社会上层和保守势力的撒都该派逐渐失去民心，而学识渊博、致力改革著称的法利赛人赢得了广大犹太人的支持。两派斗争的结果是法利赛人取得了胜利。有学问的法利赛人被称为拉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根据现实的需要解释圣经，解决新形势下各地犹太人面临的种种问题。相关内容参见[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译者序。

<sup>②</sup> Baruch M. Bosker, *The Origins of the Se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A., 1984, p.1.

<sup>③</sup>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序。

<sup>④</sup> Baruch M. Bosker, *The Origins of the Se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7.

第四，确定了酒在逾越节家宴中的作用。

第五，在圣殿献祭时由专门人员吟诵的赞美诗可以在没有献祭的情况下由任何一个犹太人吟诵。

逾越节家宴的程序和逾越节晚宴上所用的《哈嘎达》<sup>①</sup>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缓慢的过程。但可以肯定逾越节家宴的程序和《哈嘎达》是第二圣殿被毁后拉比们、特别是《密西拿》的编辑者改革的结果。是那些经过大灾难之后仍保持清醒的那些人为了维护犹太教而对圣殿时期的传统加以发展的结果。<sup>②</sup> 经过发展后的逾越节家宴被称为“Seder”，希伯来语意为“顺序”，因为逾越节家宴是按一定的顺序进行的。其顺序大致如下：

背诵祈祷文

净手

吃苦菜

将无酵饼分成两半，藏起其中的一半

讲述出埃及的故事

净手

吃无酵饼

吃苦菜

逾越节正餐

吃无酵饼

饭后祈祷

吟诵赞美诗

结束逾越节晚宴<sup>③</sup>

逾越节家宴和《哈嘎达》遵循巴勒斯坦蓬贝迪塔学院和苏拉学院的传统。这一传统被大流散时期所有的犹太社团所采用。<sup>④</sup> 现代犹太人的逾越节家宴依然遵循

<sup>①</sup> 《哈嘎达》逾越节家宴必备书，专门用于讲述出埃及故事。

<sup>②</sup> Judith Hauptman, "How Old is the Haggadah?" in *Judaism* 51.1, 2002, Israel, p.131.

<sup>③</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19.

<sup>④</sup> *Encyclopedia Judaica*, Vol.7,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Jerusalem, Israel, 1971, pp.1091-1092.

这一顺序。尽管庆祝活动由圣殿转移到了家庭的餐桌上，但每一个环节都能从《出埃及记》中找到合适的理由。

犹太逾越节之前有个除酵仪式。在尼散月 14 日上午，犹太人要将搜寻出来有酵食物聚集在一起。吟诵祈祷文：“那些可能没有被看到或没有被除去的有酵之物将视为不存，归为尘埃。”然后将聚集起来的有酵之物烧掉。<sup>①</sup>他们将所有的食物器皿换成逾越节专用的。犹太商店也会进行一次大清洁，并且会在食品上贴上“逾越节用”的标签，以免人们误买了有酵食品。犹太人在逾越节七天吃无酵饼。一种说法是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走的太急，来不及等面团发酵，就带上未发酵的面团上路了。他们把从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焙成了无酵的圆饼，因此要吃无酵饼，体会犹太祖先当时的感受<sup>②</sup>，最好的解释莫过于《出埃及记》中的诫命：“从犹太历的正月十四日晚上起，直到二十一日晚上止，犹太人要吃无酵饼；犹太人的家中不可有酵；凡吃有酵之物的，那人必从以色列的会众中被剪除。”<sup>③</sup>

犹太法学家解释说，发酵饼是罪恶倾向的象征，除去家中有酵的东西暗喻内心的净化过程，意味着与自己思想中的消极的不好的东西作斗争。一位希腊犹太哲学家将发酵饼是为骄傲自大的象征，因为它总是膨胀的。在出埃及的故事中法老就是狂妄自大的形象：摩西和亚伦去对法老说：“雅卫以色列的神这样说：让我的人民离开这里，叫他们可以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回答：“雅卫是谁，我要听他的话，让以色列人离开呢？我不认识雅卫。也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因此，上帝不得不用“十灾”使法老顺服。以色列人认为，这是在告诉他们，掌握命运的不是人类，不是国王，而是上帝。寻找家中有酵的东西，同时也在心中寻找像法老那样的骄傲和自大。<sup>④</sup>

在逾越节晚宴上喝四杯酒。第一杯酒，感谢上帝赐予者酿酒的果子。第二杯酒，开始讲述逾越节的故事，感谢上帝的拯救。第三杯酒，感谢上帝赐予食物。

<sup>①</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17.

<sup>②</sup> Michael Strassfeld, *The Jewish Holidays*, Harper&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5, p.6.

<sup>③</sup> 《出埃及记》12: 18-19.

<sup>④</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9.

最后一杯酒，在吟诵感谢上帝的赞美诗中结束逾越节家宴。<sup>①</sup>传统的解释是《出埃及记》中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四种表达：我是雅卫，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作我的人民，我也要作你们的神。<sup>②</sup>《诗篇》中酒被作为拯救的象征，快乐的象征。“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雅卫的名”。但是四杯酒都不装满，意思是提醒犹太人在自己快乐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别人的痛苦，虽然以色列人获得了解放，但是埃及各家的头生子和头生牲畜都被击杀了，所以不把酒杯装满。<sup>③</sup>

随着第一杯酒的饮用，逾越节晚宴开始，接着吃一些蔬菜蘸着盐水，然后将无酵饼分成两半，将其中的一半藏起来，如果在晚宴即将结束时，哪个孩子能够找到这藏起来的无酵饼，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这样做是为了在讲述出埃及的故事时，他们都能够保持清醒。逾越节是春天的节日，绿颜色的蔬菜象征着春天的生机勃勃。犹太民族则恰巧诞生在春天，因此绿色蔬菜也代表着犹太民族的蓬勃发展。而吃蔬菜所蘸的盐水则象征着犹太祖先寄居埃及时的的眼泪。吃蔬菜蘸盐水有另外一种象征意义，古代希腊罗马人在吃肉食前通常来一点开胃的小菜，在逾越节夜里，犹太人己不再是奴隶了，因此也可以过一种“上层社会”的生活了，靠在长沙发上吃点开胃的小菜。《塔木德》中将这一做法视为激发孩子们好奇心的手段。<sup>④</sup>伴随着孩子们的提问和父母的回答开始了出埃及故事的讲述

讲述出埃及的故事是逾越节家宴上最重要的内容。专门用于讲述出埃及故事的《哈嘎达》自然成为犹太人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它有许许多多的版本，各版本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现存大多数手稿大多是 13 至 15 世纪所做，也有在开罗发现的《哈嘎达》碎片。自 15 世纪以来，《哈嘎达》已有 2700 多种版本，包括加注释的和不加注释的，稍后出现了 200 多种版本的注释。《哈嘎达》被翻译成犹太人所使用的各种当地语言。如，意第绪语、拉地诺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各种

<sup>①</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20.

<sup>②</sup> Michael Strassfeld, *The Jewish Holidays*, p.19.

<sup>③</sup> Ibid., p.27.

<sup>④</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35.



方言)、波斯语等。<sup>①</sup> 在浩繁的犹太典籍中,《哈嘎达》虽显得渺小,但却有着强大的作用。它使犹太精神历经数千年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无论是在以色列地还是在犹太人散居的世界各地,《哈嘎达》以一种特有的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命运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起来,以色列祖先被拯救出埃及的记忆通过《哈嘎达》和逾越节家宴代代相传。

庆祝逾越节对犹太人来说,更大意义上是一种宗教体验,通过回顾历史,体验到被上帝拯救的快乐,体验到摆脱来自内心和外界的种种压抑、束缚后的自由,从而激发对上帝的爱。同时,逾越节家宴把家庭紧紧联系在一起,把全世界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历史的回忆把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把传统文化通过孩子们的参与一代代的传递下去,把现在与将来联系在一起,也把犹太人和共同的上帝联系在一起。<sup>②</sup>

逾越节后第五十天,犹太人守收割节,由于圣经时代犹太历法没有确定,为了准确的计算收割节的日期,他们自逾越节的第二天开始数日子,直到第七周。因此收割节又被称为七七节,希伯来语“Shavout”,星期的复数形式,正体现了节日的时间特点。<sup>③</sup>

七七节原是个农业性节日,每年这个时候小麦成熟,人们通过欢庆收获来感谢上帝的恩惠,并祈求来年再获丰收。犹太人用刚收获的新小麦面做成的发酵饼两只,加一头一岁的羔羊献给上帝。与逾越节相对,人们通过节日献祭,重吃发过酵的饼,再次恢复平日的生活习惯。逾越节标志着大麦收割的开始,而七七节表示小麦收割的结束。到拉比时代,人们把该节日与摩西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传授《十诫》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七七节以新的含义。对于今天的犹太人而言,这种新含义的意义远大于原来的含义,七七节成为人们纪念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与以色列人立约,从而创立犹太教的日子。对于犹太人来说,逾越节象征着犹太民族的诞生,七七节象征着犹太教的诞生。在七七节的宗教仪式上,人们要诵读

<sup>①</sup> *Encyclopedia Judaica* 7, pp.1095.

<sup>②</sup> 参见郭白歌:《犹太人的春节——逾越节》,载《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4期。

<sup>③</sup> Ben M. Edidin, *Jewish Holiday and Festivals*, Hebrew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40, p.166.

《出埃及记》中有关摩西在西奈山上朝见上帝和传达上帝的十条诫命和各种教规法典的章节。节日里还特意为孩子们做一种称为“西奈山”的馅饼，以鼓励他们牢记自己的宗教并努力学好犹太教的经典《托拉》。<sup>①</sup>

收藏节，亦称住棚节，与逾越节和七七节合称犹太三大朝觐节。收藏节开始于赎罪日后第五天，即提斯利月（相当于公历9-10月）15日，共持续8天。最初是感谢上帝的日子，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果子采摘完毕，收藏起来，人们庆祝丰收，感谢上帝赐予一个丰收年。<sup>②</sup>

同逾越节和七七节一样，住棚节的庆祝活动也渐渐和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利未记》中写道：“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这样住棚节便与上帝引导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为其建棚的传说联系起来，成为犹太人庆祝这一活动的中心含义。<sup>③</sup>

今日作为犹太文化中心的以色列仍然将住棚节作为重要的节。每逢住棚节来临，人们都要搭起棚舍，纪念其祖先出埃及、进驻迦南前40年的帐篷生涯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庇护。棚舍要搭成简易和非永久性状，以象征当年犹太人的历史遭遇。棚内可用花和水果装饰。以色列政府还派人修剪树木，把剪下的树枝分发给人民，以满足搭棚之需。<sup>④</sup>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节日期间住茅棚，经历风吹雨打，也是回顾他们流散世界各地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提醒了他们在安逸的日子里不要忘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由于居住茅棚有回归自然的意味，世俗犹太人也愿意在节日里搭建一个自己的茅棚。

## （二）《出埃及记》对犹太历法和律法的影响

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对犹太历有过两种分法：寺历和民历。寺历是指第二圣殿

---

①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20页。  
② Ben M. Edidin, *Jewish Holiday and Festivals*, p.70.  
③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311页。  
④ 同上，第311页。

时期（始于公元前 516 年）之前，以《希伯来圣经》中记载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尼散月为元月的历法。在犹太人看来，离开埃及是民族摆脱奴役、获得新生的标志，以它为一年之首不仅有文化上的意义还有宗教上的意义。<sup>①</sup> 因为上帝在尼散月十四日夜里越过犹太人的门，击杀埃及头生子和头生牲畜，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下拯救出来。《出埃及记》中记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sup>②</sup> 这一“诫命”给了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同时它也是犹太人的解放宣言。在此之前，犹太人是埃及的奴隶，奴隶是没有清晰的时间观念的，因为时间不由他们去支配。只有自由人才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支配自己的时间。也只有自由人才可以赋予时间以一定的意义，使其神圣化。因此，神圣时间的观念是与自由与解放的主题相联系的。<sup>③</sup> 每一个古代民族都将一定的地点和物体视为神圣，然而犹太人将最神圣的事物与神圣的时间联系在一起。上帝赐福和定为神圣的东西不是某个地方或者某样东西，而是时间。如《创世纪》中所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sup>④</sup> 住棚节的棚舍是神圣的，但犹太人可以走出棚舍，然而无论如何走不出安息日，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时间的神圣就意味着生命的神圣。因此上帝给与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第一个诫命是“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它比上帝向以色列人传授“十诫”还要早。<sup>⑤</sup> 犹太历法因出埃及事件而变得更为合理。

众所周知，律法思想是两河流域文明的重要遗产之一，集两河流域文明之大成的犹太文化自然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继承。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在一神论基础上将历史的终极意义定位在遵从律法的日常生活上，这导致犹太文化上律法和律法思想的重新定位，因为，犹太人并不满足于肯定上帝的存在或确认这一信仰所倡导的道德准则，而是进一步要求他的信徒在个人的行为和社会活动中切切实实履

---

<sup>①</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 207 页。

<sup>②</sup> 《出埃及记》12：1-2。

<sup>③</sup> Aaron Demsky, "Calendar as Culture", in *Jewish spectator*, 2000 winter, Israel, pp.13-15.

<sup>④</sup> 《创世纪》2：3。

<sup>⑤</sup> Rabbi Sha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p. 22.

行他的道德准则。《出埃及记》中写道：“我们将倾听上帝的吩咐，我们必遵行”。因此，犹太教的思想 and 教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通过遵守律法体现出来的。对于犹太教而言，检验一个人是否守教主要不是看它是否表达对上帝的“信”，而是看其是否遵守律法，是否据这些律法而“行”。因此人们把犹太教说成是“因行称义”的宗教。<sup>①</sup>而基督教被称为“因信称义”的宗教。

犹太教的律法众多，其核心是“摩西十诫”。犹太圣贤迈蒙尼德后根据《托拉》的有关内容，梳理出律法 613 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根据 613 条诫命衍生出来的规定、法令等，成为律法内容的重要补充。由于《托拉》中提到的律法的界定并不很准确和详尽，加上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对律法的内涵和外延有进一步的要求，因此对律法内容的不断挖掘、探讨和补充成为犹太律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犹太教活动的重要组成。在犹太民族流散时期，研读律法和探讨律法的真正涵义成为犹太教的主要活动。此外律法思想的存在和对律法的遵守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守法的民族。<sup>②</sup>

### （三）《出埃及记》对犹太伦理思想和宗教礼仪的影响

犹太教也被称为“伦理一神教”，一神性和伦理性是传统犹太教的两大基本属性。<sup>③</sup>犹太宗教伦理两大核心内容——“爱上帝，爱邻人”最早体现在“摩西十诫”。它以诫命的形式将“爱上帝”，“爱邻人”两个伦理主题制度化。“摩西十诫”前四条诫命强调了犹太人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体现了“爱上帝”的内涵，后六条诫命则规定了犹太人应遵守的个人与社会伦理准则，即“爱邻人”的内容。“摩西十诫”的第一条诫命“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强调了在犹太教中上帝是维系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和律法制度的绝对权威，宣称了上帝的唯一性。这一诫命既是“摩西十诫”的主纲，也是“摩西十诫”的起始点，其余各条诫命则是由此向各个领域的延伸。这十条诫命涵盖了犹太教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精髓，申明一

<sup>①</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 97 页。

<sup>②</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 98 页。

<sup>③</sup>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第 4 页。

切社会伦理关系都应根据人与上帝的关系加以解释，最重要的是要爱、信仰和服从上帝。<sup>①</sup> 作为中国伦理学中最重要仁爱原则，在犹太宗教伦理中也得到充分的重视。《出埃及记》中写道：“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如果在同胞中有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种互爱精神在以后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得到很大的弘扬，成为犹太民族顽强生存下来的精神力量。<sup>②</sup> “十诫”中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虽被纳入犹太教的律法之中而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他们毕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可视为生活伦理。对于早期犹太社会的安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犹太教被称为典型的“伦理一神教”(ethical monotheism)，这不只是因为“摩西十诫”中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戒律，事实上许多宗教都有道德内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宗教就成了迷信。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后来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尤其是从先知时代的晚期开始，把伦理道德视作宗教信仰的真谛，把以取悦上帝为目的的一神教崇拜更多地转化为以实现道德完善、社会教化及人间公义为目的的伦理化宗教。换句话说，犹太教中的以民族神面目而出现的上帝具有了双重身份——造物主和道德神。除了在宗教律法中关注个人行为之外，各种各样的被上升到信仰高度的伦理规范也渗透于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埃及记》第 25 章至 30 章是关于建造会幕、祭坛等礼仪规定以及祭物、祭礼的实施细则，内容详尽繁琐，反映了祭司时代宗教的特点。在这部分的第 34 章第 10 至 28 节出现了另一个“礼仪的十诫”，这个十诫不同于《出埃及记》第 20 章第 3 至 17 节与《申命记》第 5 章第 7 至 21 节的十诫。其内容为：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要守除酵节；要守收藏节；不可一同献上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要献初熟之物；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礼仪十诫出了三条相同（不可敬拜别神，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要守安息日）外，其他七条都属献

<sup>①</sup> 黄凌渝：《“爱上帝”、“爱邻人”——论犹太教伦理的核心主题》，《宗教研究四十年（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文化出版社，第 1337，1338 页。

<sup>②</sup>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第 177 页。

• 张倩红：《犹太人》，第 65 页。

祭礼仪的条款，因此被称为礼仪的十诫。《出埃及记》第 34 章第 28 节是这个礼仪十诫的结束语：“摩西在雅卫那里 40 昼夜，也不吃喝，雅卫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版上。”表明这十条在最初也被当作十诫看待。<sup>①</sup>

《出埃及记》常用于解释犹太传统宗教礼仪。如，至今犹太人仍然举行的头生子赎回仪式，他们的解释引用《出埃及记》的相关内容。<sup>②</sup>《出埃及记》写道：“那时法老心里刚硬，不让我们离开，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都杀了；所以，我把所有头生的公牲口都献给雅卫为祭；但我所有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sup>③</sup>

正统派犹太人每天祈祷时使用经匣 (Tafillin) 表示对上帝的敬意和对戒律的遵守。对其解释也来源于《出埃及记》。<sup>④</sup>《出埃及记》中有诫命说：“要在你手上作记号，在你额上作纪念，使雅卫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雅卫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sup>⑤</sup> 经匣有两只约两英寸见方黑色皮盒以及两根与皮盒项链的黑色皮带组成，均须用“洁净”动物的皮制成。两只方盒中，一只不分格，一只隔成四小格，每格中都放有一条写有一段经文的特制羊皮纸。经文来自《出埃及记》(第 13 章 1-10 节；第 13 章 11-16 节) 和《申命记》(第 6 章 4-9 节；第 11 章 13-21 节)。<sup>⑥</sup>

在犹太饮食法中有一条重要而奇特的规定，那就是不允许同时吃肉类食物和乳类食物。拉比们在解释这一规定时引用的根据是《出埃及记》中上帝的告诫：“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sup>⑦</sup> 肉和奶制品都是犹太人常吃的食品，但根据这条饮食法规，他们在吃过肉之后，必须间隔数小时才能喝牛奶或吃奶制品。因此，像英国人那样一边用餐，一边喝放了牛奶的茶或咖啡，或是吃过有肉的东西后接

<sup>①</sup> 徐新、凌继尧 (主编):《犹太百科全书》，第 213 页。

<sup>②</sup> Rabbi Abraham J. Twerski, M.D, *From Bondage to Freedom: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Commentary Illuminating of the Spirit*, Shaar Press, New York, 1995, p12.

<sup>③</sup> 《出埃及记》13: 15.

<sup>④</sup> Rabbi Abraham J. Twerski, M.D, *From Bondage to Freedom: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Commentary Illuminating of the Spirit.*, p.11.

<sup>⑤</sup> 《出埃及记》13: 9.

<sup>⑥</sup> 徐新:《犹太文化史》，第 243 页。

<sup>⑦</sup> 《出埃及记》23: 19.

着吃乳制冰淇淋等甜食，或者象美国人喜欢的那样，同时吃夹有肉和奶酪的三明治，对犹太人来说都是不允许的。<sup>①</sup> 对出埃及事件的回顾在犹太日常祈祷文中反复出现。<sup>②</sup>

## 五、《出埃及记》主题的现代运用

《出埃及记》的主题——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迦南地的一系列事件，对犹太民族、宗教、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在犹太人的民族记忆中打下了永久的烙印，成为了解放和自由的通用标志。<sup>③</sup> 不仅如此，它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象征，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人们对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认同，《出埃及记》将他们带进一次又一次新的“出埃及”历程。《出埃及记》的主题在现代犹太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运用证明了《出埃及记》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经历了“纳粹大屠杀”之后，以色列国在“应许之地”复兴，幸存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大批回归以色列。这一回归行动与 3000 多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遥相呼应。美国犹太作家来昂·尤瑞斯以二战后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为背景的小说不仅直接命名为《出埃及记》，在语言和形式上也与《出埃及记》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小说还特意以逾越节家宴作为结束：“今夜与其他夜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纪念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庆祝我们从奴隶走向自由。”<sup>④</sup> 这部小说被翻译成 50 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销售出数百万册，原因之一是它采用了大众喜欢的形式——情节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了西方文化中的神秘主题，即从奴隶到返回“应许之地”的自由人。当《出埃及记》出版后，本-古里安总理发给莱昂·尤瑞司一封祝贺信，信中提到那是第一本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的小说。与此同时，报纸上曾报道，《出埃及记》的复印本被送到联合国驻耶路撒冷代表团成员的手中。美国导演奥托·普瑞明戈于 1960 年将其拍摄为电影，1961 年在以色列

<sup>①</sup> 肖宪：《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17 页。

<sup>②</sup> Adele Berlin & Marc Zvi Brettler(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p.106.

<sup>③</sup> Ruth Ben-Haim(ed.), *Facts About Israel*, Israel Information Center, Jerusalem, Israel, 2003, p.8.

<sup>④</sup> See Leon Uris, *Exodu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58.

首次上演，引起强烈的反响。<sup>①</sup> 小说中描述的运送犹太人返回故土的巨轮“出埃及”基于历史的真实。1947年7月17日，一艘名为“出埃及”的难民船突破重重封锁驶向巴勒斯坦，这艘巨轮载有4554名犹太难民。英国军队组织这艘难民船靠岸，特拉维夫市民罢工声援，最终在海法港口靠岸。<sup>②</sup> 以色列政府为纪念这一事件在特拉维夫海边修建钢筋混凝土的“出埃及”难民船模型，船体上镶嵌大量反映当时情况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以二战后欧洲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为背景的另一史学著作则以《第二出埃及》命名。<sup>③</sup>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战后欧洲犹太人历经千难万险回到巴勒斯坦地区，这与以色列人历经磨难离开埃及返回“应许之地”——迦南的出埃及行动遥相呼应，以《第二出埃及》命名这段历史显得尤为恰当。

六七十年代苏联颁布了许多针对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1971年2月23至25日，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来自各大洲38个国家的76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针对苏联犹太人迫切移民到以色列的愿望指出，“苏联犹太人争取自由的斗争现在也是世界犹太人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布鲁塞尔宣言》，宣言称：“我们决不罢休，直至苏联犹太人能够自由选择他们命运。让我的人民离开！”<sup>④</sup> 当年摩西对法老所说的那句话——“让我的人民离开”再一次成为了犹太人斗争的目标和口号。苏联犹太人开始陆续向以色列移民。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以色列领导人曾担心战争会吓到前来的移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苏联移民的洪流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阿里亚”（移民）。仅1990年一年就有20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比过去20年中移民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和还多，1991年又有约30-40万。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约百万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sup>⑤</sup> 这次移民，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许多以色列人把这个大迁徙称为“第

<sup>①</sup> Rachel Weissbrod, *Exodus as a Zionist Melodrama*, *Israel Studies*, Volume 4, Number 1, 1999,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129-152.

<sup>②</sup> Ruth Gruber: *Destination Palestine*, Current Books Inc., New York, 1948. p.1.

<sup>③</sup> Ze'ev Venia Hadari, *Second Exodus: the Full story of Jewish Illegal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1945-1948*, Vallentine, Mitchell and Company Ltd., London, 1991.

<sup>④</sup> Richard Cohen (ed.), *Let My People Go: Today's Documentary Story of soviet Jewry's Struggle to be Free*, Popular Library, New York, 1971, p.119, p.142.

<sup>⑤</sup> Ruth Ben-Haim(ed.), *Facts About Israel*, p.113.



二次出埃及”或“新出埃及”。<sup>①</sup> 3000 多年前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壮举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的转折点，苏联犹太人移民的洪流，也是推进犹太复国主义大业、再次改写犹太民族史的壮举。苏联犹太人为新生的以色列国注入了新的血液。

1985 年 1 月，新闻界透漏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以色列正在秘密地进行一次代号为“摩西行动”的空运行动，把大批埃塞俄比亚的黑色犹太人经苏丹运送到以色列。美国《纽约时报》在评论这一消息时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黑人不是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自由人被从一个国家运送到另一个国家。这批黑人在埃塞俄比亚被人们称为“法拉沙人”，意为“外来人”或“陌生人”。他们自称“贝塔以色列”意为“以色列之家”。他们自称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也有说法称他们是古代犹太人“十个遗失的部落”中“但”的部落的后代。他们在青尼罗河发源地附近的贡德尔山区，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一千多年，保持着古老的宗教习俗，遵守教法，过犹太节日。1973 年中东战争后，埃塞俄比亚政府与以色列断交，1974 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成立了共和国，犹太教被视为非法，被当局禁，随后因干旱发生几次饥荒，大批法拉沙人纷纷越过边境逃往苏丹，栖身于难民营。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984 年 11 月，在一家比利时犹太人开的航空公司的协助下，以色列政府实施了代号为“摩西行动”的大规模空运行动。<sup>②</sup> 行动以摩西命名，是因为人们希望像古时候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一样，把这些埃塞俄比亚黑犹太人救出苦难的深渊。

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语言，有着不同肤色的人，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以色列这个他们眼中“留着奶与蜜”的地方。是什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记忆，是那个当年把他们祖先拯救出埃及，现在又将他们带进“应许之地”的上帝。

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逐渐成为解放与自由的象征。在上古时代，一个民族沦为另一个民族的奴隶可以说是司空见惯，没有哪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把民族的

<sup>①</sup> 杨曼苏：《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61-262 页。

<sup>②</sup> 肖宪：《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第 230-233 页。

自由，把人的权利看得如此重要。他们没有用传统的武力反抗，而是以全民族集体离开埃及的方式对埃及的暴政说“不”。正因如此，犹太人当年出埃及、跨红海事件被看成是人类“摆脱奴役，奔向自由”之举。迁出埃及的号角挑战性的宣布了人类的权利，代表着革命的激情。在讨论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徽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曾建议将以色列的子孙过红海向自由进军的行列作为美国的国玺并写上：“反抗暴君就是服从上帝。”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时期，国民议会中的民众领袖自命是新“迦南”的继承人。<sup>①</sup> 出埃及事件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神话。

《出埃及记》的主题不断反映在拉丁美洲的解放理论中。当拉丁美洲人们遭受殖民压迫，经受贫困落后时，犹太人当年摆脱埃及奴役获得自由的行动感召他们为自由和解放而斗争。他们坚信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一定会以新的方式出现在拉丁美洲人的历史上。出埃及的故事鼓舞了他们的斗志，给他们以希望。他们甚至以救世主的观念解释历史，认为：“历史就是不断为自由而斗争。上帝不仅存在于过去，上帝还铺开了走向未来的道路。未来会出现一个上帝应许的也是人类期望的公正、自由、友爱的整体世界。解放斗争是由苦难通往新世界的中间道路。”<sup>②</sup>

《出埃及记》中记述的“摩西十诫”是犹太律法的主体，它对英美法系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当《圣经》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渗入西方世界时，犹太人的律法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方国家的法制建设。散居西方的犹太人在“政府之法亦法律”的限制下，依然坚持用犹太律法处理民族内部的矛盾纠纷，而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处理好民族关系，又难免吸收犹太律法的合理因素，来完善自己的法规，这使英美法系深受犹太律法的影响成为不容争辩的事实。公元1世纪，摩西律法的不少内容被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所吸收，成为教会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不仅“十诫”成为基督教和教区内世俗居民的普遍行为准则，对于禁止

<sup>①</sup>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sup>②</sup> Otto Maduro (ed.),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Liberation: an Agenda for Dialogue*, Published by Orbis Books, Maryknoll, New York, 1991, pp.48-49.

收取利息、严惩巫术与邪术、镇压异教的规定等，都演变成教会法的构成要素。从这个意义可以说，教会法直接继承了犹太律法。犹太律法对伊斯兰法也有一定影响。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吸收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许多思想，承认摩西和耶稣为“先知”。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中便含有犹太律法的若干重要原则，如独尊一神安拉、净身、禁止收取利息、禁食不洁食物等。<sup>①</sup>

《出埃及记》影响着整部《希伯来圣经》，从而影响着以《希伯来圣经》作为《旧约》的基督教的经典，并通过基督教影响着西方文化。它所记述的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十诫”等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成为西方文化中不断出现的典型意象，催发出众多杰出的艺术作品。<sup>②</sup>从格里高利咏叹调开始，西方音乐就与《圣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巴赫，贝多芬，莫扎特等名家都曾为《圣经》谱曲。英籍德国作曲家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最杰出的清唱剧大师，其作品大部分以《圣经》故事作为题材，其中至今还经常上演的就有《以色列人在埃及》。西方美术中充满了以《出埃及记》为题材的伟大作品，也成就了许多艺术大师。以形式分的话，各种美术作品中除了油画，手抄本细密画之外，还有版画，彩色玻璃画，雕塑作品等等，构成蔚为壮观的艺术海洋。还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米开朗基罗创作的《摩西》大理石雕像。它看起来像天神一样威严。<sup>③</sup>

《出埃及记》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从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这一史实，以及摩西这个人身上可以折射出许多内涵深远的东西。美国著名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在其名著《去吧，摩西》中，影射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摩西律法是古老的经典，但是人们却不断地从它那里发掘出崭新的意义。1988年，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通过其著名的电影系列片《十戒》，重新探讨了现代生存环境下的基本价值观念。<sup>④</sup>

<sup>①</sup> 梁工：《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sup>②</sup> 祖光（编）：《出埃及纪羊皮书》，陕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sup>③</sup> 同上，第12页。

<sup>④</sup> 同上，第12页。

## 结 语

犹太民族的形成和犹太教诞生都是犹太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自然也有着多种不同的观点，关于《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也长期争论不一。然而，就如同我们中华民族认为我们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一样，犹太人对自身民族的形成也有自己的看法，《出埃及记》反映了犹太人对其自身民族及宗教形成的自我认识。即犹太民族的形成与犹太教的诞生伴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返回“应许之地”的历程。摩西是犹太民族永远的领袖。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已经融入到犹太人的历史意识之中，成为他们眼中的“真正历史”。正如著名犹太学者阿巴·埃班在其《犹太史》中所说：“以色列的历史在晨昏蒙影中开始。其中史实与传说彼此交融，难以分辨。传说已经成为我们经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好像是真正存在过的事情一样。那些人们确信应该在中东发生的事情，比我们知道的真正发生的事情更能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sup>①</sup>

《出埃及记》被认为是《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一卷，它记述了对犹太民族、犹太教、犹太文化乃至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系列事件。因此在《出埃及记》在犹太民族史、宗教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事实上，《出埃及记》的深远意义远不止这些。它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对于人类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出埃及记》记述的“摩西十诫”是一神思想的重要体现，尽管是出于神学目的提出的，然而比起多神信仰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相信世界是一神所创造和管理的，实际上是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序和可以认识的，这是一切科学认识的基础。无偶像的上帝崇拜事实上是把上帝类同与某种绝对的理念，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无神论。这种形式的上帝，造成了神的唯一性和个人与之直接沟通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促使自由主义气氛的形成。绝对的宿命论者反过来往往具备矢志不渝、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化素质。这也许是一个恪守一神思想的民族能产生如此众多

---

<sup>①</sup> 阿巴·埃班：《犹太史》，第1页。

的科学家和个性强烈的创造型人物的文化机制，是一神思想的精髓在超越神学方面对人们的有益启示。<sup>①</sup> 用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利奥·拜克的话说：“在阐明《出埃及记》中的启示时，它的意蕴已超出了其语言的原本意义。”<sup>②</sup>

---

<sup>①</sup>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sup>②</sup> [德]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部分：

#### (一) 著作

1. 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 张倩红：《犹太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
4. 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 黄德海，张禹东（主编）：《宗教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肖宪：《犹太人：谜一般的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 潘光、余建华、王健：《犹太民族复兴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美]加利·格林伯格：《圣经之迷：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祝东力、秦喜清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11. [英]约翰·德雷恩：《旧约概论》，许一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 朱维之、韩可胜：《古犹太文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4. [德]利奥·拜克：《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于健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 [美]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黄福武，张立改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 [美]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7. 郭丹彤：《古代埃及对外关系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8. [奥]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

19. [美]大卫·托马斯：《犹太人历史》，苏隆编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0. [英]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1. 王立新：《古代以色列历史文献、历史框架、历史观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 梁工：《圣经时代的犹太社会与民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23. 祖光（编）：《出埃及纪羊皮书》，陕西师大出版社 2004年版。
24.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 《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版。

## （二）论文：

1. 周燮藩：《论什么是犹太教》，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
2. 黄凌渝：《“爱上帝”、“爱邻人”——论犹太教伦理的核心主题》，《宗教研究四十年（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丹彤，苏兴军：《论〈出埃及记〉的历史真实性》，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4. 杨超、郭洪恩：《论古代犹太民族的形成》，载《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 刘洪一：《〈圣经〉的世界意义——犹太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一种联结》，载《犹太研究》2004年第3期。
6. 郭白歌：《犹太人的“春节”——逾越节》，载《世界宗教文化》，2006年第4期。

## （三）网络文献：

1. 张代蕾：《出埃及记遭科学破解 海水分合是火山引发海啸》。

[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08/07/content\\_4929639.htm](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6-08/07/content_4929639.htm)

## 二、英文部分:

### (一) 著作

1. Dorothy Batho, *the Birth of Judaism*,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5.
2. Ruth Ben-Haim(ed.), *Facts About Israel*, Israel Information Center, Jerusalem, 2003.
3. Adele Berlin & Marc Zvi Brettler(eds.), *The Jewish Study Bib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9.
4. Baruch M. Bosker, *The Origins of the Sed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A., 1984.
5. Jeffery M. Cohen *Let My People Go: Insight to Passover and Haggadah*, Jason Aronson Inc, U.S.A., 2002.
6. Richard Cohen (ed.), *Let My people go: Today's Documentary Story of Soviet Jewry's Struggle to be Free*, Popular Library, New York, 1971.
7. Hebert Danby, D.D, *The Mishnah*,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with introduction and brief explanatory not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33.
8. David Daube, *The Exodus Pattern in the Bible*, Faber and Faber, London, 1963.
9. Ben M. Edidin, *Jewish Holiday and Festivals*, Hebrew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40.
10. Rabbi Isidore Epstein, *Step by Step in the Jewish Religious*, the Soncino Press, London, New York, 1958.
11. Moshe Greenberg, *Understanding Exodus*, Behrman House Inc., New York, 1969.
12. Ruth Gruber, *Destination Palestine*, Current Books Inc., New York, 1948.
13. Ze'ev Venia Hadari, *Second Exodus: the Full Story of Jewish Illegal Immigration to Palestine, 1945-1948*, Vallentine, Mitchell and Company Limited, London, 1991.
14. Ahad Ha-am, *Selected Essays by Ahad ha-am*, translated from the Hebrew by Leon Simon,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12.
15. Jon D. Levenson, *The Hebrew Bible, the Old Testament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John Knox Press,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1993.



16. Samuel E. Loewenstamm, *The Evolution of the Exodus Tradition*, the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Jerusalem, 1992.
17. Otto Maduro,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Liberation: an Agenda for Dialogue*, Orbis Books, Mary knoll, New York, 1991.
18. Shlomo Riskin, *The Passover Haggadah with a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Commentary*, KTAV Publishing House Inc., New York, 1983.
19. Nahum M. Sarna, *Exploring Exodus: The Heritage of Biblical Israel*, Schocken Books Inc., New York, 1986.
20. Martin Sicker, *Judaism, Nationalism, and the Land of Israel*, West View Press, Colorado, U.S.A., 1992.
21. Carla Lenane Smithson, *The Birth of a Nation: Identify Formation in Exodus 1-15*,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mpany, Michigan, America, 1997.
22. Michael. Strassfeld, *The Jewish Holidays*, Harper&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5.
23. Leon Uris, *Exodu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58.
24. Michael Walzer, *Exodus and revolution*, Basic Books Inc., New York, 1985.
25. *Encyclopedia Judaic*, Vol.7.,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 Jerusalem, Israel, 1971.

## (二) 论文

1. Chana Balanson, "The Nation of Israel: Form Historical Process to Self-Awareness", in Elper, Ora Wiskind & Handelman, Susan (eds.), in *Torah of the Mother*, Urim Publication, New York, 2000.
2. Aaron Demsky, "Calendar as Culture", in *Jewish Spectator*, 2000 winter, Israel.
3. Judith hauptman, "How Old is the Haggadah?" in *Judaism* 51.1, 2002, Israel.
4. Van Der Wal (kampen), "Themes From Exodus in Jeremiah 30-31", in *Studies in the Book of Exodus*, Edited by Marc Vervenne,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Rachel Weissbrod, *Exodus as a Zionist Melodrama*, Israel Studies, Volume 4, Number 1, 1999,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致 谢

历时近两年的论文写作终于完成了，我想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张倩红教授。从论文选题、资料搜集、论文写作直到最后的校对修改，每个环节张教授都给予了指导与帮助。张教授对学术的不断追求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不断促我上进。感谢阎照祥教授和高海林教授在研究生阶段给与我的教导，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为我树立了榜样，他们对晚辈的谆谆教导是我前进的力量。

在张倩红教授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我还得到了前往以色列访学的机会，幸运的遇到了博学而又和蔼可亲的以色列导师——巴伊兰大学历史系的 Aaron Demsky 教授。教授每周一次专门为我讲解犹太历史文化，并就论文的结构、内容、写作等问题进行交流，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为让我更好的理解犹太文化，他还为我争取到了免费参加希伯来语课程班的机会。他和他的家人多次邀请我与他们共度安息日，享用丰盛的安息日晚宴，切身体验犹太文化。使文中的一些观点能够得到验证。

感谢丘才廉先生在研究生阶段为我提供奖学金支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殷罡研究员和刘健研究员的支持与鼓励，刘健研究员还特意写了封长信，为论文提出了修改意见。感谢《世界宗教文化》编辑部和《西亚非洲》编辑部为我发表了两篇犹太文化方面的文章和一篇中国和以色列关系方面的论文。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与自信。

再次对所有给予我帮助、支持、鼓励的师长、亲朋好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郭白歌

2007年5月13日